

欧美部分

連盟
www.shuqu.net

双城记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世界文學名著連環畫

37

7
连环画

世界文学名著

SHIJI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连环画丛书

(第七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双城记》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梅尼特医生为人正直，他看到侯爵厄弗里蒙地恣意蹂躏青年农妇并杀害农村青年的罪行后，写信向朝廷告发。不幸信件落入侯爵手中。结果梅尼特惨遭迫害，不经审讯便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发誓报仇，写下揭露侯爵罪行的血书，不久便精神失常了。

十八年后，梅尼特出狱，在从前的仆人得伐石和伦敦台尔生银行职员劳雷的帮助下，到英国同女儿路西团聚，并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时，路西爱上法国青年代尔那。代尔那是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子，由于不满贵族特权，同情人民疾苦，而主动放弃爵位和财产，化名到英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平民。梅尼特为了女儿的幸福，撇弃个人的宿怨，同意代尔那与路西结婚。

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被压迫人民拿起武器对贵族阶级进行严厉报复，代尔那老家的总管被捕了，代尔那冒着危险回国营救，但一到法国便被抓了起来。梅尼特闻讯赶去营救，由于得伐石太太从中作梗，梅尼特多方设法无效，代尔那被判死刑。得伐石太太就是当年被侯爵奸污的农妇的妹妹，对侯爵一家切齿痛恨。当她还想进一步杀死代尔那的妻子女儿时，被路西的女仆无意杀死。

最后，一位受着路西的英国青年卡尔登利用容貌相似的特点，冒名顶替代尔那上了断头台，履行了他过去许下的诺言。

双 城 记



封面封底：一针见血

原 著：【英】狄更斯

翻 译：罗稷南

改 编：彭少健

绘 画：梁启德 宋 巍

英 华

扫描制作：海不扬波



文字编辑 万莹华 (特邀)

马 立

美术编辑 黄云松



作者·作品介绍

狄更斯（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1812年2月7日生于波特西近郊的一个小职员家庭。他10岁时因父亲负债入狱而辍学，12岁便开始独立谋生，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同年因父亲获释而进惠灵顿书院。毕业后于1828年到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任新闻记者，常去国会采访，目睹了黑暗政治的内幕。1833年开始创作。1824年和1844年先后去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地方旅行。1848年举家迁居巴黎。1858年与妻子离婚，并开始听众中朗诵自己的作品。1870年6月9日在写作时，由于劳累过度，猝然逝世。狄更斯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奥列佛·退斯特》（1838）、《老古玩店》（1840）、《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双城记》（1859）、《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此外还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戏剧、杂文及时事评论。他的作品特别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多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同情弱小，抨击暴力、虚伪和邪恶。他的作品又常以喜剧式大团圆结局，显示

了作家的乐观精神和善良天性，但有时则显得过于理想化。

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是狄更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他在深入观察社会、艺术技巧圆熟时期创作的。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叙述了发生在巴黎与伦敦两座城市中的互相交叉的三个故事：受迫害的医生梅尼特的命运，贵族后代代尔那的故事和革命者得伐石夫妇的遭遇。作品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对下层人民和正直的梅尼特的迫害，揭露了贵族阶级的残酷暴行和人民的苦难。得伐石太太是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的女英雄。她出生贫寒，家人遭贵族迫害，因而对封建统治怀有深仇大恨。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革命不惜一切。但作家又把她写成一个可怕的“复仇女神”，在复仇激情中失去理智，连善良的人也作为报复的对象，结果导致自身的毁灭。这体现出作家盲目地反对一切暴力的局限性。梅尼特医生和贵族后代代尔那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前者医术高明、为人正直宽厚，富于同情心，敢于仗义执言，能够谅解仇人。后者则表现出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与贵族厄弗里蒙地的残酷、得伐石太太的过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狄更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暴力，既抨击贵族阶级对农民的迫害，也不满革命胜利后人民对贵族阶级的专政。主张用抽象的博爱和无界限的宽容去拯救一切。这种人道主义既有历史的进步作用，又有一定的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

在艺术上，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结构精妙严谨，两座城市，三个故事交叉进行，彼此渗透，使情节起伏跌宕，杂而不乱，使全书构成了一个既复杂丰富又完整统一的艺术整体。狄更斯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变化莫测的发展中塑造人物形象，并用巧妙的对比手法，使作品具有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1.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一辆邮车从伦敦出发，驶向滨海城市——杜佛。一路上，灰雾弥漫，寒气逼人，浑浊的烟霭遮掩了马车上昏暗的灯光。



2. 车上乘客不多。其中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英国绅士，他是伦敦台尔生银行的老职员杰维斯·劳雷先生。他这次不顾高龄、冒着严寒独自长途旅行，是为了十八年前遗留下来的一桩往事。



3.十八年前，劳雷先生在台尔生银行驻巴黎分行工作。由于业务往来，他结识了许多法国人。其中有一位著名医生，名叫梅尼特。医生的妻子是英国人，结婚后，将财产委托台尔生银行保管，因此，劳雷经常出入他家。



4. 当梅尼特太太快要生产时，梅尼特医生却突然失踪了。丈夫的失踪使梅尼特太太痛不欲生。分娩不久，她便离开了人世。劳雷先生把不满周岁的孤儿路西小姐送到英国，由台尔生银行负责照料。



5. 前些天，劳雷先生得到一个奇怪的消息：梅尼特医生原来一直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巴黎最大的一所监狱，现在已获释，在他过去的仆人得伐石的照料下生活着。劳雷此行正是赴巴黎接医生来英国同女儿团聚的。



6. 邮车到达杜佛后，劳雷见到了路西小姐。他将梅尼特医生还活着的消息婉转地告诉路西。路西从小就以为父亲早已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又惊又喜，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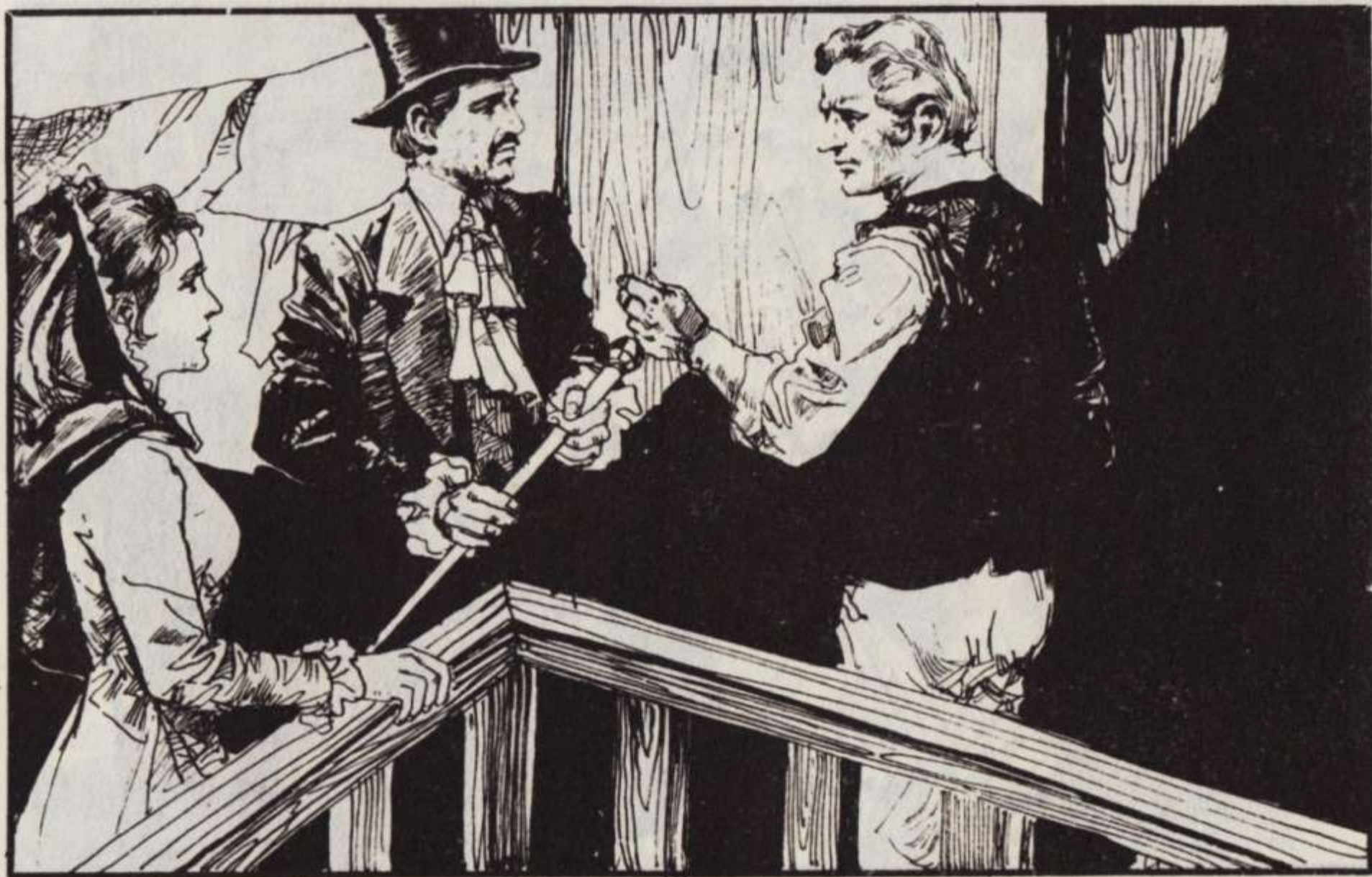
7. 劳雷慈爱地鼓励她要勇敢、坚强，并请她一起去巴黎，设法安慰她的父亲，找回他失去的安宁和幸福。



8.几天之后，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巴黎圣安东尼区。这是巴黎最破烂的地区之一，空气中充满恶臭。寒冷、肮脏、疾病、无知和贫穷统治着这个地区，居民们衣衫褴褛，脸色憔悴。



9. 在临街的一家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位中年汉子。此人名叫得伐石，是梅尼特医生从前的仆人。医生失踪后，他便以开酒店为生。他的妻子站在他身边，手中不停地编织着绒线。



10. 这时，劳雷和路茜来到这里。得伐石仔细地问明情况后，便带着他们穿过酒店，走上一个破旧的阁楼，在一间储藏室门口停下。他一边开门，一边告诉劳雷说医生已经神志昏迷，精神错乱了。



11. 门开了，昏暗的房间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猫着腰忙碌地缝制鞋子。劳雷先生见状大吃一惊，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身体干瘪、神情呆滞的老头就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梅尼特医生。



12. 他迟疑地走近老人，定了定神，然后试探地问：“梅尼特先生，你一点也不认识我了吗？你一点也想不起从前的银行职员，从前的仆人，从前的事情了吗？”



13. 听到这话，梅尼特失手将鞋子掉在地上，呆呆地望着劳雷，又看看得伐石，一种似乎听懂了话的表情在他脸上一闪而过。可是他马上长叹一声，拾起鞋子又继续低下头机械地工作起来。



14. 路西悄悄地站在老人身边,伸出颤抖的双手。老人看着少女的脸,慢慢捧起她的金发,说:“一模一样。”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小心翼翼地取出几根金发。这是他妻子的头发,他已珍藏了十八年。



15.老人将两种头发比了又比,嘴唇不停地嚅动,最后终于轻轻发出声音:“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你吗?”停了一下,他又凄楚地摇摇头:“不,不,不!你太年轻,这是不可能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温柔的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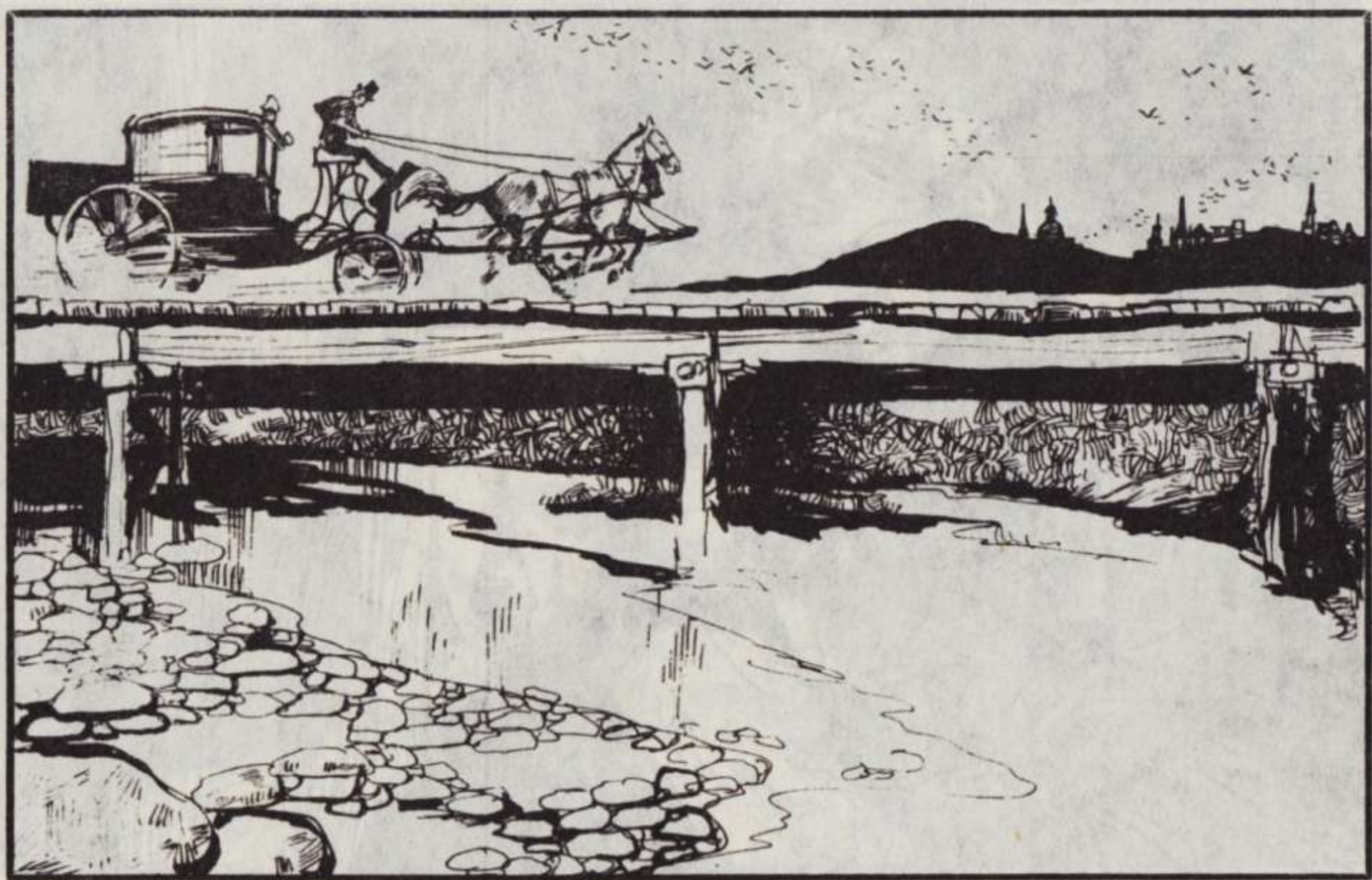
16. 路茜见父亲开始清醒，非常高兴。她立即跪在老人面前，双手放在他胸口，恳切地说：“噢，亲人！请你抚摸我，为我祝福，吻我，吻我吧！你的苦难就要过去，我特来迎接你去英国休养，去过和平幸福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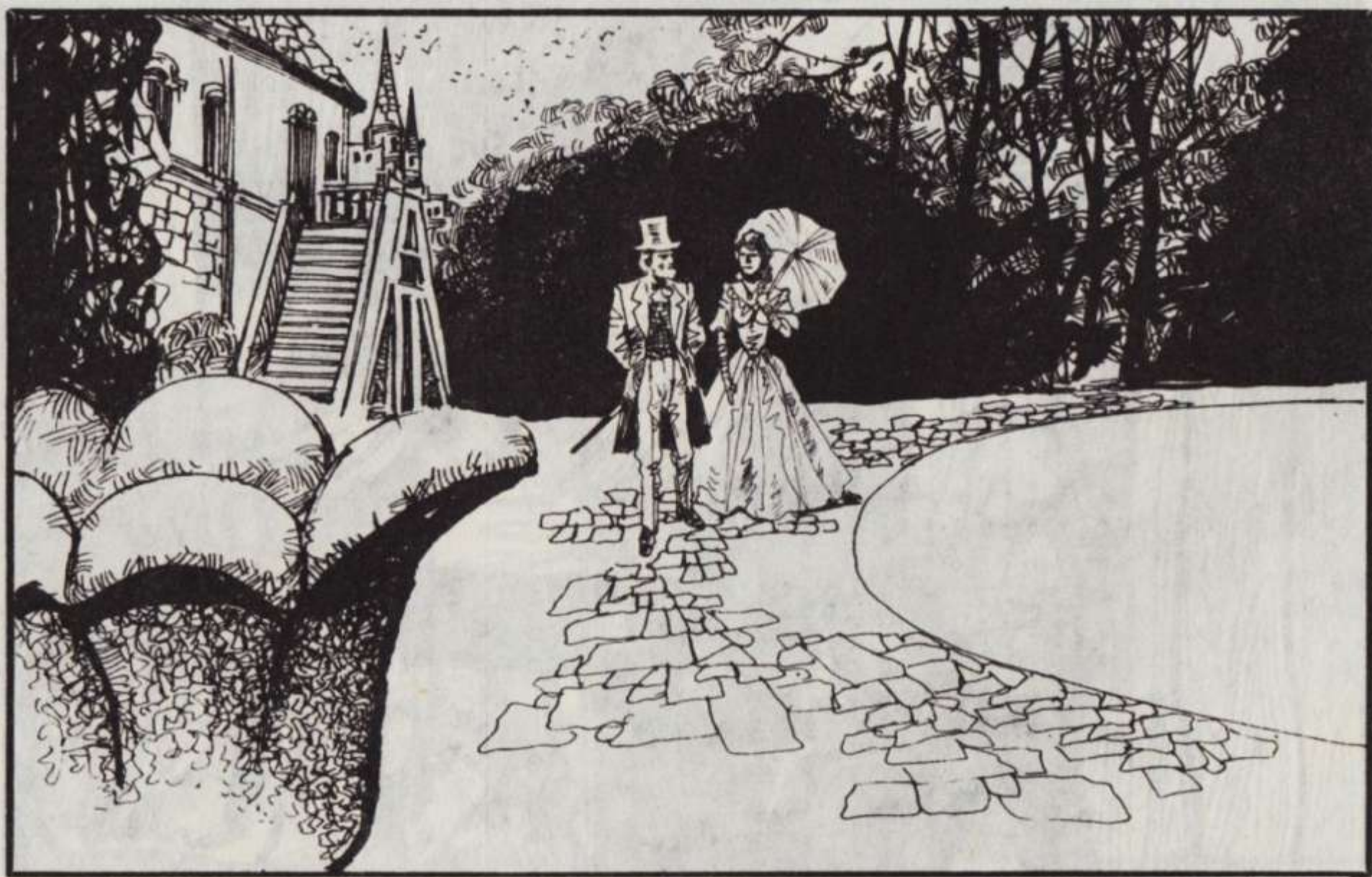
17. 梅尼特医生偎依在女儿怀里，象孩童一般安详地睡着了。他的寒伧的白发和她的灿烂的金发混合在一起，后者使前者温暖而光华，好象自由的光辉照耀在他身上。



18. 劳雷看看医生，说：“我们必须立刻把他送走。”“可是他目前的身体适合上路吗？”路茜说。“把他送走，比把他留在这个如此可怕的城市里更为合适些。”得伐石也说。于是，他们急忙为旅行作起准备来。



19.傍晚时分，路茜扶着父亲走出酒店。得伐石太太靠在门柱上，不停地编织着，似乎对什么也没注意。马车载着“复活”的梅尼特医生，经过道道关卡，飞奔边境。



20.五年过去了。梅尼特医生在女儿的悉心照料下，早已恢复了健康。父女二人居住在伦敦一座幽静的寓所里。老人精于医道的好名声和他“复活”的传奇经历，使许多病人慕名而来。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富裕起来了。



21.一天，伦敦法院开庭审理一桩间谍案，市民们纷纷前来看热闹。梅尼特医生和女儿，还有劳雷先生也来了，他们同坐在旁听席上，等待开庭。



22.法官进来了,接着犯人被带了进来。每一个人都想看看他,只有一个人无动于衷,这个人衣冠不整,眼睛盯着天花板。此人名叫西得尼·卡尔登,是被告的辩护律师的助手。



23. 被告名叫查理·代尔那，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法国侨民，容貌英俊，风度翩翩。他穿着一套整齐的黑色衣服，长而黑的头发用一条带子束在颈项后面，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显得十分镇定自若。



24.开庭了。检查长宣称：站在前面的犯人，年纪虽轻，却是一个老练的间谍，时常往来于英法之间，从事不可告人的秘密工作。他要求法庭判处被告死刑。



25. 法庭传讯告密者巴尔塞,此人声称曾在五年前十一月的一个夜晚,亲眼看见被告坐着邮车从伦敦出发,途中下车收集情报。被告代尔那坚决否认,说他当时尚在法国,根本不可能坐邮车从伦敦到杜佛。



26. 法庭又传讯当时在邮车上的劳雷先生。他也否认那天邮车的乘客中有代尔那。可告密者不肯罢休，一口咬定亲眼看见代尔那坐在那辆邮车上。被告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两方面的证人，却毫无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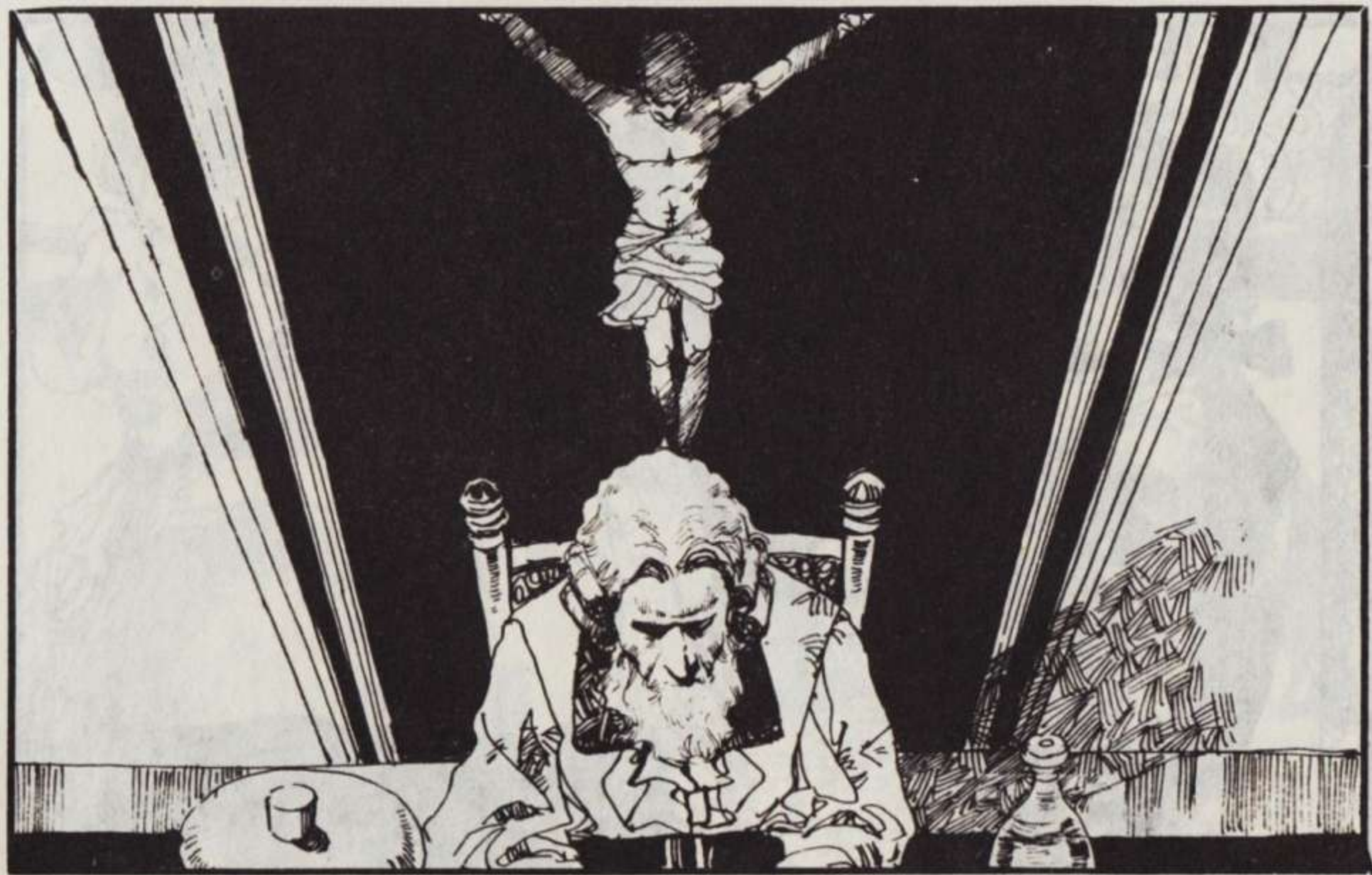
27.西得尼·卡尔登一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一直呆坐着，仰望天花板。可是此刻他在小纸上写了几个字，把纸扭成团抛给了律师。



28. 律师看了看纸条，又好奇地看看被告，突然责问告密者是否一时眼花认错了人。告密者矢口否认，说他从未见过相象得会使他看错的人。律师指着卡尔登，轻松地说：“你看，他与被告不是很相象么？”



29. 虽然卡尔登衣冠不整, 外表邋邋, 神情懒散, 但法庭上的每个人还是看得出他和被告长得一模一样。整个法庭顿时热闹起来, 人们纷纷对此感到惊讶。



30.这突如其来的插曲使告密者一时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自己可能看错了人。法庭见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好宣布被告代尔那无罪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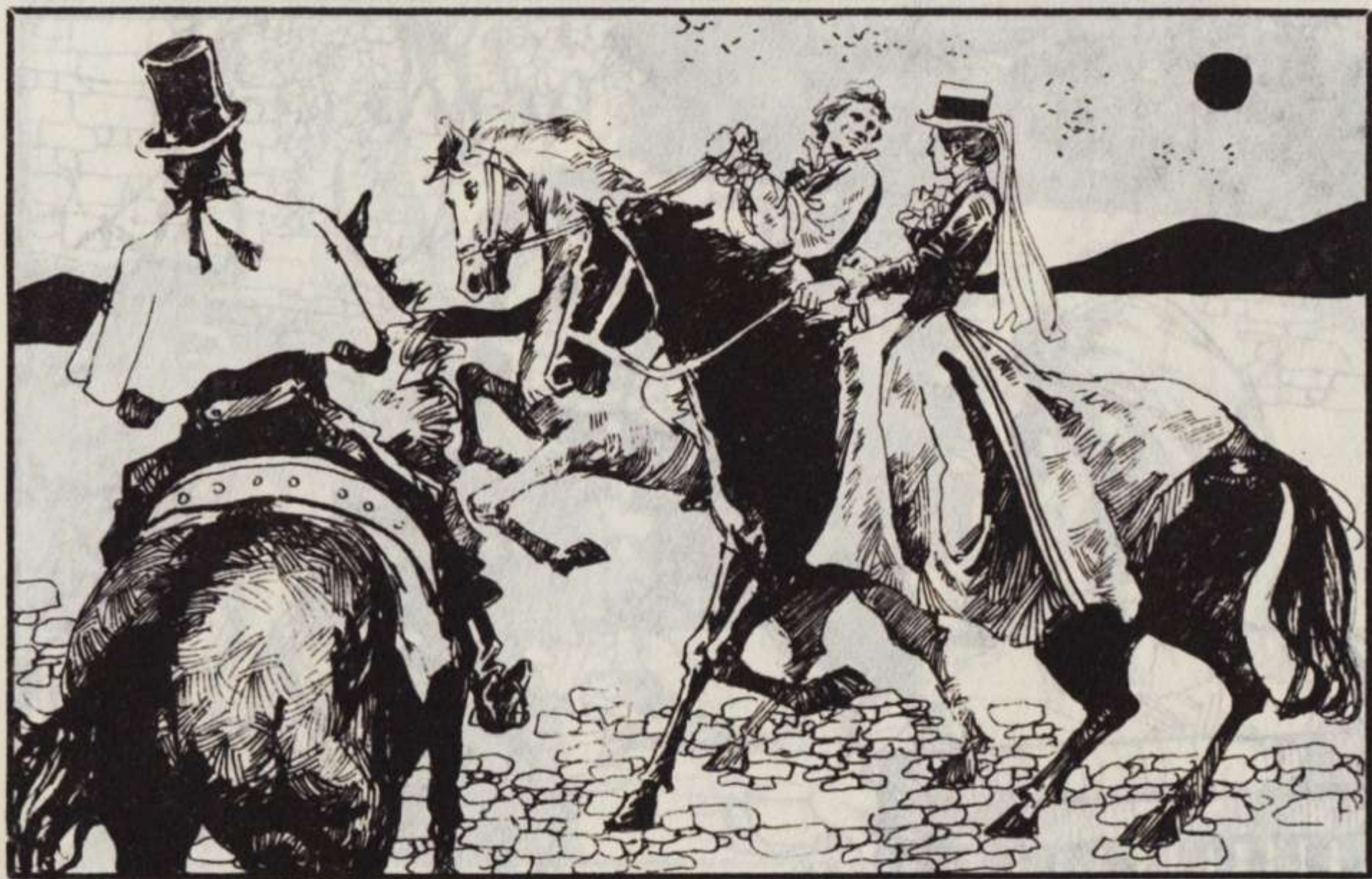
31. 休庭后，劳雷带着梅尼特父女到法庭过道上去看望代尔那，庆贺他死里逃生。梅尼特仔细看着这新结识的朋友，脸上突然露出一种不高兴、不信任和恐怖的奇异表情。路西以为父亲累了，赶紧搀扶他回家。



32.这时，律师走了过来，他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在法庭上的“出色表演”。而他的助手卡尔登先生却独自站在墙角边，没人想到他，也没有人感谢他在这次审判中的作用。



33. 卡尔登并不在乎别人的感谢。他已习惯于这一切，他从小就有助人为乐的好品德，可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爱护过他。这使他变得懒散、消沉，脸上老是露出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气，好象有一层乌云笼罩着他。



34. 从此，代尔那和卡尔登成了梅尼特家的常客，他们不断地拜访医生，好象有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这磁铁便是美丽娴淑的路茜小姐。原来，这两位青年人都悄悄地爱上了她。



35. 一天，代尔那和劳雷先生来医生家作客。晚饭后，大家坐在花园里聊天，谈到伦敦的古代建筑时，代尔那偶然讲起他不久前听人说的有关伦敦塔的一个伤心故事。



36.他说,在翻修伦敦塔时,人们发现一个秘密地牢,在地牢墙角的一块石头上看到某个囚犯刻着的“挖掘”两个字。经挖掘,只找到一团纸灰,但它究竟写的什么,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37. 没等代尔那把故事讲完，梅尼特医生突然惊跳起来，他用手按住头，脸色难看得吓人。路西赶紧扶住父亲，着急地问：“父亲，你病了？”



38. 梅尼特很快恢复了常态,他摇摇头,推说有一大滴雨水落在头上而被吓了一跳。但劳雷先生却猜测医生的惊慌别有原因。



39. 劳雷没猜错，梅尼特的奇特神情确有缘由。原来，代尔那就是将他投入监狱的法国侯爵厄弗里蒙地的侄子，因不满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而只身来到英国自谋生路，改名为查理·代尔那，靠劳动养活自己。



40.他虽然改了姓氏，但梅尼特却一眼就认出他是仇人的后代。然而，医生不想把这事告诉别人。今天，代尔那有关监狱的故事又勾起他对那十八年恶梦般的经历的痛苦回忆，因此露出奇特的表情。



41.如今,十八年过去了,而那位迫害过梅尼特的侯爵——厄弗里蒙地,仍在他的豪华的府邸里尽情享乐,和一批幕僚、“名流显贵”们花天酒地。



42. 每天早晨，侯爵照例要四个仆人伺候他喝巧克力茶：一个捧罐子，一个调拌，一个送餐巾，一个将茶倒进他的嘴里。为了维护他的气派和地位，决不允许减少其中任何一个仆人。



43. 自从侄子查理出走之后，他一直很恼火，觉得这是辱没家声，大逆不道。他曾利用自己的影响，想借英国人之手惩罚侄儿，但没有结果。最近，他写信给侄儿，要侄儿回家处理遗产，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



44. 这天，他离开豪华的府邸，前往乡间别墅，会见从英国归来的侄儿。一路上，他透过车窗看见行人在他的疾驰的马车面前奔逃，颇为得意。



45. 马车刚拐过一个街角,突然停了下来。“出了什么事?”爵爷不快地瞧瞧窗外,只见有个高个男人从车底下抱出一具小孩尸体,嚎啕大哭。“他的孩子被车压着了。”车夫小心地回答。



46. “你们总是不照管好自己的孩子!”侯爵将头伸出窗外，大声呵斥道，“你们知道这样会损伤我的马么!”说完，他掏出一个金币扔在地上，让车夫拾起送给正在痛哭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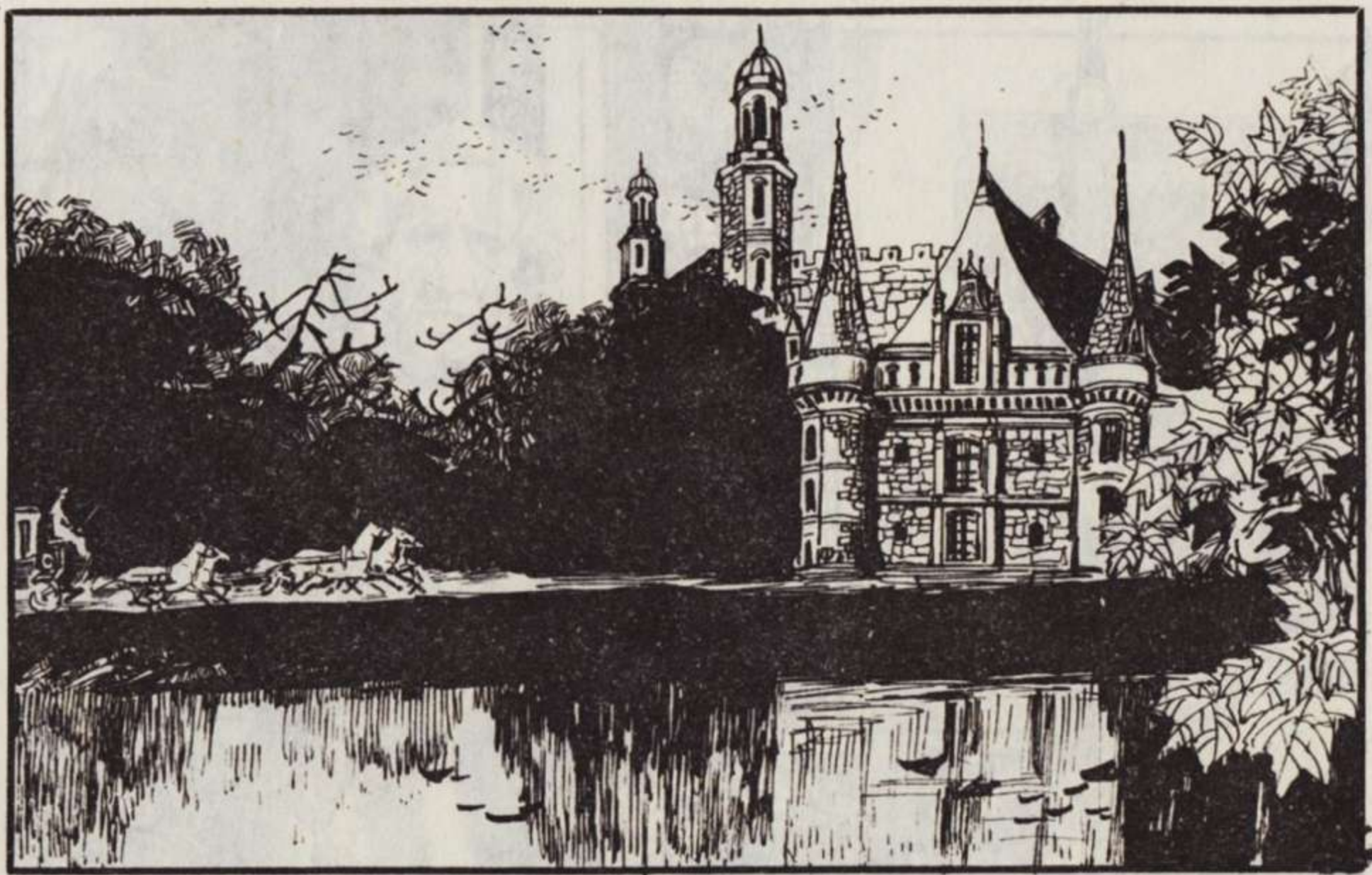
47.那个失去了孩子的高个男人猛然从地上站起,扑向马车,“杀害!”他拼命狂叫,高举起双手,“这是杀害!”侯爵惊恐地握住他的佩剑柄。



48. 正在这时，酒店老板得伐石快步跑来，他一把抱住想要拼命的男人，安慰道：“要勇敢，加斯帕！穷苦的小把戏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他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他活着有一时的快活吗？”



49.“说得对!”侯爵说着，又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然后便吩咐驱车。他靠在车座上心安理得，如同打破一件寻常东西，已经赔过钱，足够抵偿了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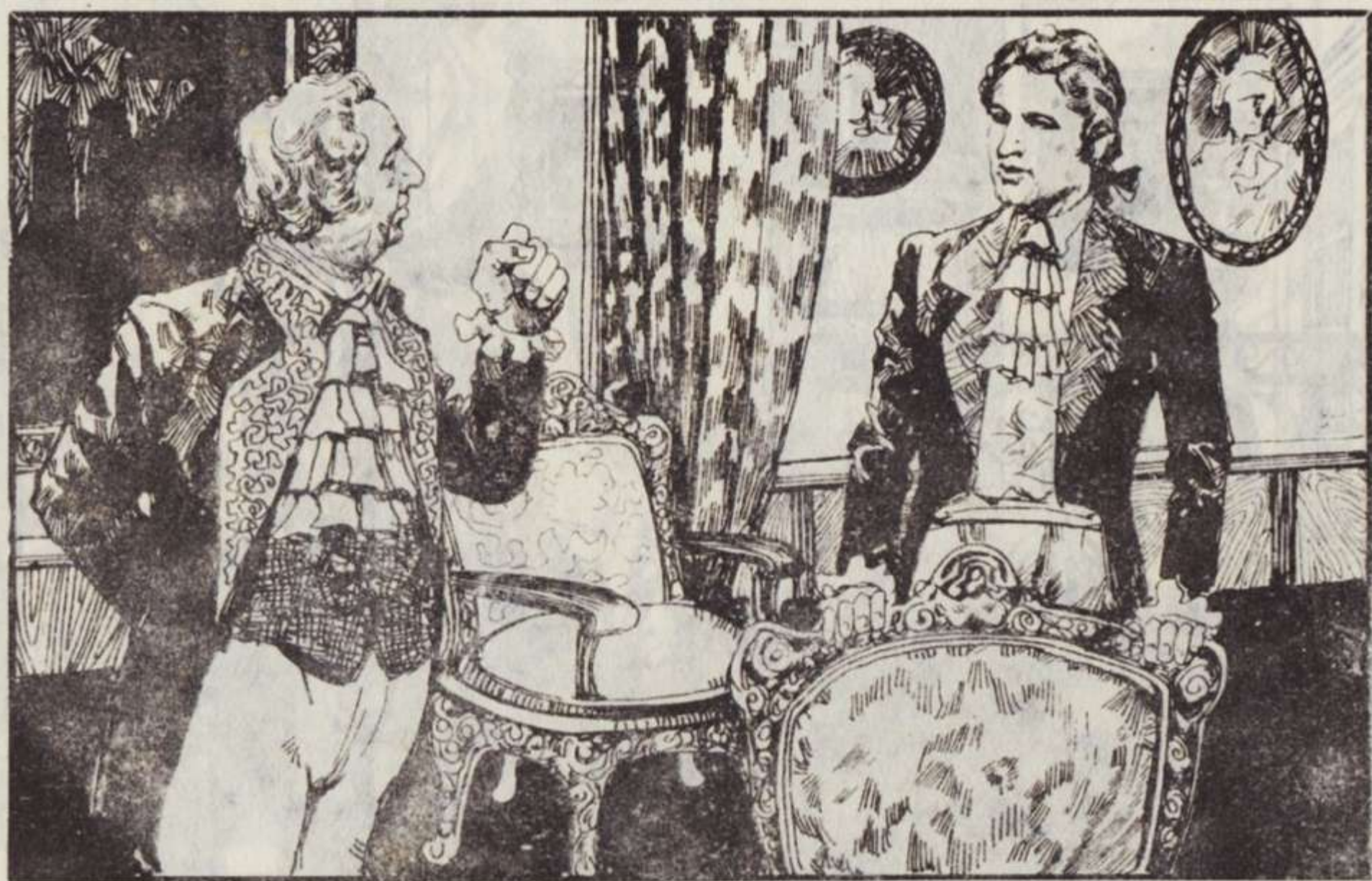
50.侯爵的马车继续前进,穿过城市来到郊外。这里,也象圣安东尼区一样。到处离不开个“穷”字。马车在一座宏伟的建筑前停下。这就是侯爵的乡间别墅。



51. 代尔那已经在别墅里了。他是接到伯父的信后匆匆赶来的。伯侄二人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冷淡地打了招呼。由于观点不同，两人没说上几句话，就毫不客气地争论起来。



52. 侯爵留恋贵族祖先对贱民们曾经掌握过的生杀大权，抱怨如今许多贵族特权正在丧失，他咒骂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代尔那听后不以为然地说，贵族特权使“我们的姓氏比法国任何姓氏都使人厌恶。”



53.“但愿如此!”侯爵冷冷地说:“压制是唯一不朽的哲学。我要使那些贱狗在皮鞭底下变得卑怯和恭顺,跟这所房子的寿命同样长久地服从于我们。”代尔那气愤地答道:“我们曾经胡作非为,现在正在收获罪恶的果实!”



54. 代尔那以坚定的口气继续说：“我决不走你们的老路，要以仁慈来待人，要用我的行动来赎罪和补过。”侯爵望着侄儿，脸上细细的皱纹每一条都残酷地紧缩起来，他说：“我宁死也要使我赖以生存的制度永存。”



55. 代尔那非常激动,他口气坚定地表示,要抛弃自己的爵位和财产,到别处去过别样的生活。说完便不辞而别。侯爵对侄儿的决绝态度十分恼怒,他的眼睛里喷出恶毒的光焰,心里盘算着如何收拾这不肖子孙。



56. 可是第二天清晨，人们却发现侯爵被人“收拾”了。他躺在卧室里，心窝上插着一把尖刀，刀柄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送他早进坟墓！ 雅克。”



57. 侯爵被刺的消息不胫而走, 轰动了全巴黎。受尽贵族欺压的百姓欣喜万分; 而专制政权却心惊肉跳, 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四处搜捕凶手。



58.不久，凶手被捕了。原来，刺杀侯爵的正是那个儿子在侯爵马车底下丧生的贫民。统治者为了杀一儆百，把他吊在四十英尺高的绞架上。



59. 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人民对专制政权的不满情绪。他们暗中积极活动，与贵族阶级进行秘密斗争。得伐石的酒店成了以“雅克”为代号的地下革命者聚会地点。



60. 白天，得伐石常常外出从事革命活动，留下太太主持店务。她坐在店门口，身旁放着一朵红玫瑰花。只要来了生人，她便把那朵花插在头上。于是顾客们立即停止谈话，并且一个个地离开酒店。



61.她总是不停地编织绒线,她在绒线织物上结上一个个符号和花样,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将贵族阶级的罪行记录下来,等待革命成功向他们清算。



62. 每当夜幕降临,得伐石太太便拿着绒线织物,从这里走到那里,一面收集贵族老爷的罪状,将它们编入“记忆”;一面向群众诉说贵族的罪行,鼓励人们的革命热情。



63. 得伐石太太表现得十分坚强，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鼓励丈夫：“要勇敢地坚持下去，一定能看到胜利！即使看不到，也一定要促进它的到来。”



64. 代尔那离开伯父的别墅后,又回到了英国。经过几年努力,他已经成为一位优秀的法文教师。他的学识深得学生们的钦佩,他还把法国文学名著译成英文,他那优美的文笔也赢得了读者的赞赏。



65.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梅尼特小姐的爱越来越深了。而路西也渐渐对这位英俊的法国青年产生了爱慕之情。这天,他又到梅尼特家去,打算找个机会向医生表白自己对路西的感情,以征得梅尼特医生的同意。



66. 他来到梅尼特家，推门进去，见只有医生一人在家，觉得正是谈话的好机会，便激动地向医生倾吐了衷曲。



67. 年轻人真挚的感情打动了老人，他沉思良久，答应了代尔那的求婚。可当代尔那表示要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他时，老人急忙用手捂住耳朵，不让他说下去，代尔那不知其中奥秘，十分纳闷。



68. 送走代尔那后，医生再度陷入沉思，他同意代尔那的求婚，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但未来的女婿和仇人的后代这两个概念，怎么也无法在他脑海里成为一体。他神志恍惚地操起从法国带来的鞋匠工具，又埋头干了起来。



69. 梅尼特医生就这样不停地干着、干着，现实世界对他说来仿佛已不复存在。可是当窗外传来女儿回家的声音时，老人突然清醒过来，他急忙收起鞋匠工具，似乎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70. 他望着女儿纯洁可爱的脸蛋,心里充满了慈爱的感情。对女儿未来幸福的关切,终于战胜了对过去痛苦的追忆。他平静地将代尔那前来求婚和他已表示同意的事告诉了女儿。



71. 路西十分激动,她挽起父亲的胳膊,把他带进花园。升起的明月柔和地照着幽静的花园,透过树叶缝隙照亮了他们的面容。“你快乐吗?亲爱的父亲?”路西轻声问。“十分快乐,我的孩子。”梅尼特平静地回答。



72. 路西紧紧抱住父亲，用略带凄楚的声音说：“倘若我不曾见过查理，我就会永远陪伴着你，可是……”梅尼特笑着打断女儿的话：“我的孩子，怎么能为了我而浪费你的青春呢？当你的幸福不圆满时，我的幸福怎能圆满呢？”



73.不久，路西和代尔那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除了劳雷先生外，他们没有邀请别的客人。



74. 婚礼后，路西就要和父亲告别了。对于梅尼特来说，这可是难分难舍的别离，是他从法国来到英国后的第一次分别。幸而这次别离时间不长，因为路西和丈夫过完两个星期的蜜月旅行，仍要回来住在他的家里。



75. 路西和代尔那此时沉浸在快乐之中，没有注意到父亲感情的变化，他们兴奋地登上马车，挥手告别亲人，走了。



76. 送走亲人，梅尼特又走进放着鞋匠工具的小屋，再一次操起鞋匠工具，不顾一切地干了起来。劳雷先生十分吃惊，他跟着医生，叫道：“梅尼特医生，亲爱的朋友，你这是怎么啦?!”



77. 医生抬头看了他一下，又低头工作。劳雷又说：“梅尼特医生，看看我呀！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他服从了，现出从前那种机械的顺从态度，但并不停止工作。



78. 劳雷见医生旧病复发，心想他必定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感情风暴，可他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折磨着这位苦命的老人。他决定专心看护老人，帮助他早日康复。



79.从中午到深夜，医生一言不发，不停地工作，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第四天……，九天过去了，梅尼特医生仍旧不停地做着鞋子。



80.守在一边的劳雷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他注意到医生越来越专心于工作，那双忙碌不停的手也由生疏变得熟练起来。他觉得前景暗淡。而且，路西就快回来了，她要是知道父亲旧病复发，那该多么痛苦啊！



81.可是第二天一早,劳雷走进医生房间,却发现鞋匠工具已被弃置一边,医生坐在窗前读书,他的容颜虽仍苍白,却是宁静的,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劳雷感到十分奇怪。



82.交谈中,劳雷发现医生对发病有所知觉,便婉转地询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奇特的病症复发,医生回答说是由于对过去的最痛苦的生活的一连串紧张回忆和联想造成的结果。



83. 劳雷又问医生为什么不把那郁积在心里的隐恨深忧告诉别人以求得排遣？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决不会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劳雷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容易引起对过去不幸的痛苦回忆的鞋匠工具扔掉？



84. 医生沉默了一会，回答说：“它是我的老伙伴呀！”劳雷摇摇头，说：“为了你女儿的缘故，我劝你还是牺牲它吧。”医生沉思了一会儿，终于答应了：“但是不要当着我的面前拿出去，让我不在的时候撤掉它吧。”



85. 劳雷舒了口气,他意识到,医生终于治愈了心灵的创伤,过去的痛苦再也不会扰乱医生的平静了。第二天,他趁医生不在时,同仆人一起,把鞋匠工具敲碎,扔出屋外。



86.几天后,路茜和她丈夫回家,他们对家中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见父亲精神饱满,神态安详,非常欣慰。



87. 路茜回家后, 第一个前来祝贺的是西得尼·卡尔登。卡尔登从小失去父母, 得不到别人的爱怜。结识梅尼特父女之后, 他才渐渐感到人生的温暖, 特别是路茜善良的同情和关怀, 点燃他早已熄灭的青春热情。



88.可是,卡尔登认为自己出生低微,只不过是一堆能燃烧、而不能发光的废料,虽然热爱着路西,但不会给她带来幸福。因此,他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底,不对任何人表露。



89. 路西十分热情地欢迎卡尔登来访,她见他比过去更显得忧郁,便关切地问:“你病了吗?卡尔登先生!”“不,梅尼特小姐。我所过的生活是不利于健康的,这样游荡,有什么希望呢?”卡尔登忧郁地回答。



90. 路西温和地望着他，问：“那么为什么不改变呢？”他的眼睛含着泪水：“太迟了，我绝不会比现在更好起来，却会更加堕落下去。”“不，卡尔登先生，我相信你有美好的将来，我相信你是很值得珍重你自己的。”



91. 卡尔登激动地说：“感谢你的鼓励！请你记住，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而牺牲，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说完，吻吻她的手，悄然离去。



92.当天夜里，她恳切地对丈夫说：“查理，我以为可怜的卡尔登值得我们更多的照顾和尊重。”“是吗？为什么呢？”“噢，请你不要追问，”路西续继说，“我要你时常很慷慨地对待他，要宽恕他的过失。”



93.从路茜家出来,卡尔登忧郁地在街头徘徊。要是他能够听见路茜在丈夫面前天真流露的衷肠话,能够看见那温柔的蓝眼睛里那为他而流出的怜悯的泪珠,他也许会对苍天高呼:“上帝保佑她,为了她甜美的同情!”



94. 女儿结婚后, 梅尼特一家生活更加和谐、幸福。不久, 小路西诞生了, 更给全家带来许多乐趣, 医生看着外孙女一天天长大, 心里说不出的欣喜。



95. 路西贤良勤俭地操持家务,让家里所有人都分享到她的爱抚。她的父亲常常说:他觉得女儿结婚后比以往对他更孝敬;而她的丈夫也经常说她对于他的爱抚和帮助似乎是专一不二的。



96. 他们的客人并不多，西得尼·卡尔登算是一位。他虽不是常客，一年只不过来五、六次，但是，无论他什么时候来做客，总会受到主人温暖的欢迎，就连小路茜好象也特别喜欢他。



97. 另一位来得次数较多的客人就是劳雷先生。一七八九年七月中旬的一天夜里，他从台尔生银行匆匆走来，看上去十分疲倦。



98.他坐下定了定神，说：“我以为今晚一定要在银行过夜了。忙了一整天，简直喘不过气来。现在巴黎很不安静，那边的贵族们都在纷纷转移，迫不及待地要把财产弄到英国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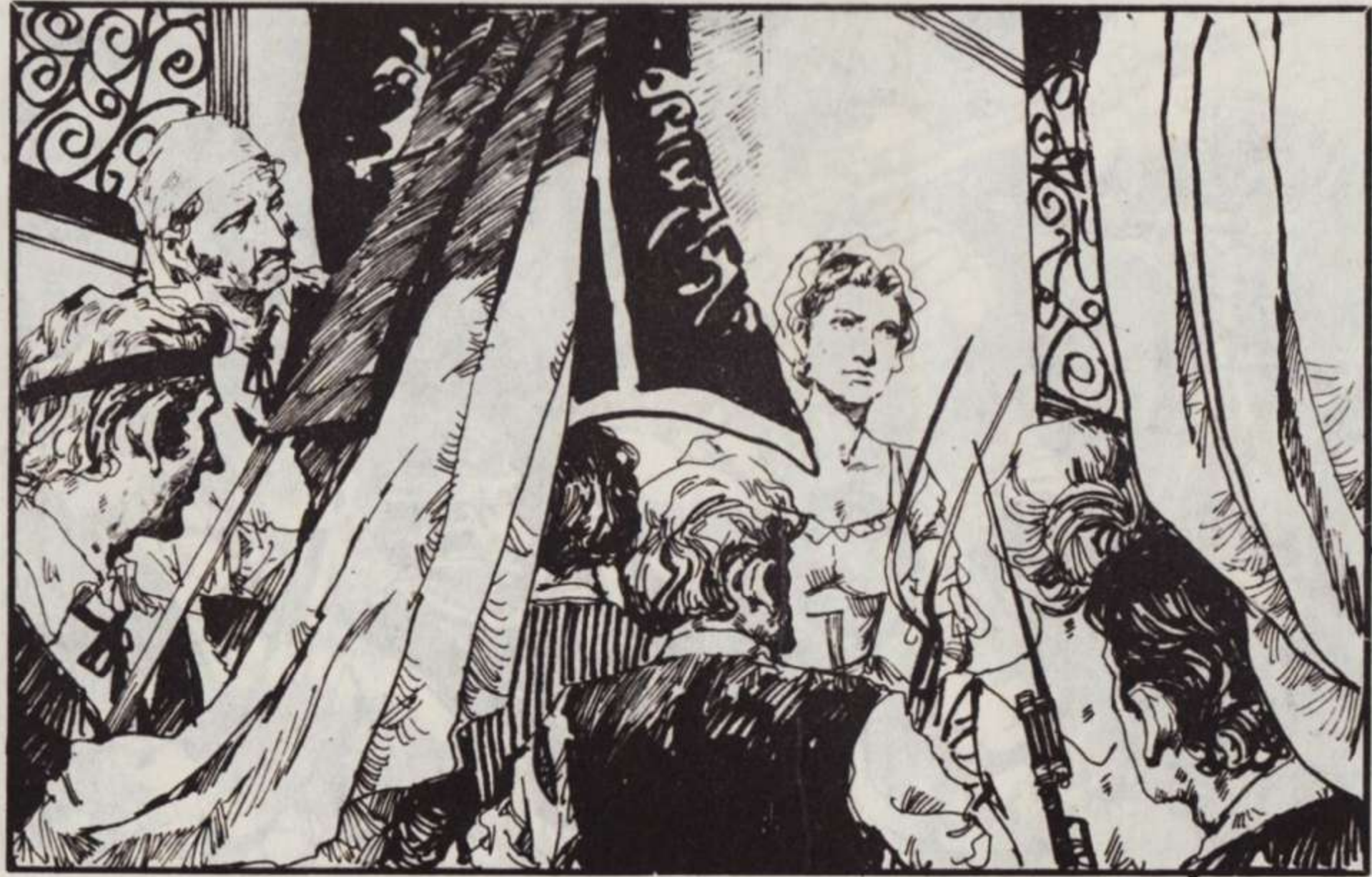
99.就在劳雷说这番话的同一天,遥远的巴黎扬起了一场海波奔腾的大风暴。法兰西人民从喉咙里发出了巨大的怒吼——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100.整个巴黎城沸腾了！无数只赤裸的手臂在空中挥舞，所有的手都握着武器：枪、木棍、刀、斧、以及凡是能当作武器使用的一切东西。



101. 圣安东尼区的贫民们集中在得伐石的酒铺门口。“雅克三，你在我身边，”得伐石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吩咐面前的几个小伙子，“雅克一和雅克二，你们尽力分头率领爱国同胞们……”说完，他回过头去大声问：“我的妻子呢？”



102.“我在这儿！”太太高声回答。她仍象平时那样沉着冷静，但今天没有编织。她右手拿着一柄斧子，腰间挂着一枝手枪和一把短刀。“现在我跟着你，过一会儿你就会看见我在率领妇女们！”她口气坚定地丈夫说。



103. “好吧，爱国的同胞们！”得伐石喊道，“我们准备好了，向巴士底狱前进！”人海怒吼着涌起波浪，波涛翻滚，流过市中心，涌向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



104.烟火很快就笼罩了巴士底狱那厚实的石头墙和高耸的八个大塔。得伐石冒着弹雨推来一尊刚缴获的大炮，一边向城堡开火，一边振臂高喊：“努力！雅克一号，雅克二，雅克三，雅克四，雅克五，雅克六，雅克七，雅克八，雅克九，雅克十，雅克十一，雅克十二，雅克十三，雅克十四，雅克十五，雅克十六，雅克十七，雅克十八，雅克十九，雅克二十，雅克二十一，雅克二十二，雅克二十三，雅克二十四，雅克二十五，雅克二十六，雅克二十七，雅克二十八，雅克二十九，雅克三十，雅克三十一，雅克三十二，雅克三十三，雅克三十四，雅克三十五，雅克三十六，雅克三十七，雅克三十八，雅克三十九，雅克四十，雅克四十一，雅克四十二，雅克四十三，雅克四十四，雅克四十五，雅克四十六，雅克四十七，雅克四十八，雅克四十九，雅克五十，雅克五十一，雅克五十二，雅克五十三，雅克五十四，雅克五十五，雅克五十六，雅克五十七，雅克五十八，雅克五十九，雅克六十，雅克六十一，雅克六十二，雅克六十三，雅克六十四，雅克六十五，雅克六十六，雅克六十七，雅克六十八，雅克六十九，雅克七十，雅克七十一，雅克七十二，雅克七十三，雅克七十四，雅克七十五，雅克七十六，雅克七十七，雅克七十八，雅克七十九，雅克八十，雅克八十一，雅克八十二，雅克八十三，雅克八十四，雅克八十五，雅克八十六，雅克八十七，雅克八十八，雅克八十九，雅克九十，雅克九十一，雅克九十二，雅克九十三，雅克九十四，雅克九十五，雅克九十六，雅克九十七，雅克九十八，雅克九十九，雅克一百。”



105. 得伐石太太率领武装的妇女也来到城墙下，她举起双手高喊：“跟我来，女同胞们！我们能和男人们一样冲杀！”



106.突然，巴士底狱里竖起白旗。起义军拥着得伐石冲进了阴森的城堡，到处是嘈杂的人声。“犯人呢？”“档案呢？”“秘密牢房呢？”“刑具呢？”各种各样的喊声汇成一片。



107. 得伐石抓住一个狱吏，厉声问道：“北塔一百零五号是什么意思？”狱吏战战兢兢地回答：“先生，那是一个牢房。”“带我去看！”得伐石命令道。“那儿现在没犯人了。”“没有犯人也带我去！”得伐石不耐烦地说。



108. 狱吏领着得伐石穿过一些永远不见阳光的暗道和黑洞，在一道矮墙前停住。他打开沉重的铁门，说：“这就是北塔一百零五号，先生。”



109. 得伐石低头钻进牢房，里面潮湿阴暗充满腐臭的气味。借着火把的微光，他看见房里有一个凳子、一张桌子和一床草席，墙边有一个早被废弃的小壁炉，炉内有一堆陈旧的木柴灰烬。“这就是医生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他自语道。



110.他顺着墙壁仔细检查，突然在墙角边发现一行小字，他激动地念出声来：“阿·梅，一个可怜的老师。”他自语道：“是他，这可怜的老师！”说着，拔出短刀，发疯般地四处挖掘起来。



111. 在墙角烟囱的一个洞里，他终于找到几张纸片，他兴奋地取出来，掖在怀里，然后走出牢房。



112. 在监狱的庭院里，人们抓住了典狱长。雨点般的拳头纷纷落在他头上。得伐石太太挤在人群中，高声指挥着群众。那个曾经在犯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刽子手终于支持不住，颓然倒在得伐石太太的脚下。



113. 她见这罪人已断气，便一脚踏住他的脖子，取出短刀，砍下他的首级，吩咐别人将这头颅高挂到巴士底狱的高塔顶上。人群中发出阵阵赞同的欢呼声。



114.这时，有人带来了“专制政权的财政大臣孚龙被抓住”的好消息。于是人群中又响起一片欢呼声，大家纷纷手执武器去找孚龙报仇。



115. 被俘的前财政大臣孚龙蜷缩在角落里。此人在革命前以贪污和残酷而闻名全法国，他曾经公开对饥饿的人民声称：“你们饿了可以吃草。”革命爆发前夕，他害怕人民报复，便假装死去，安排了盛大葬礼，然后隐居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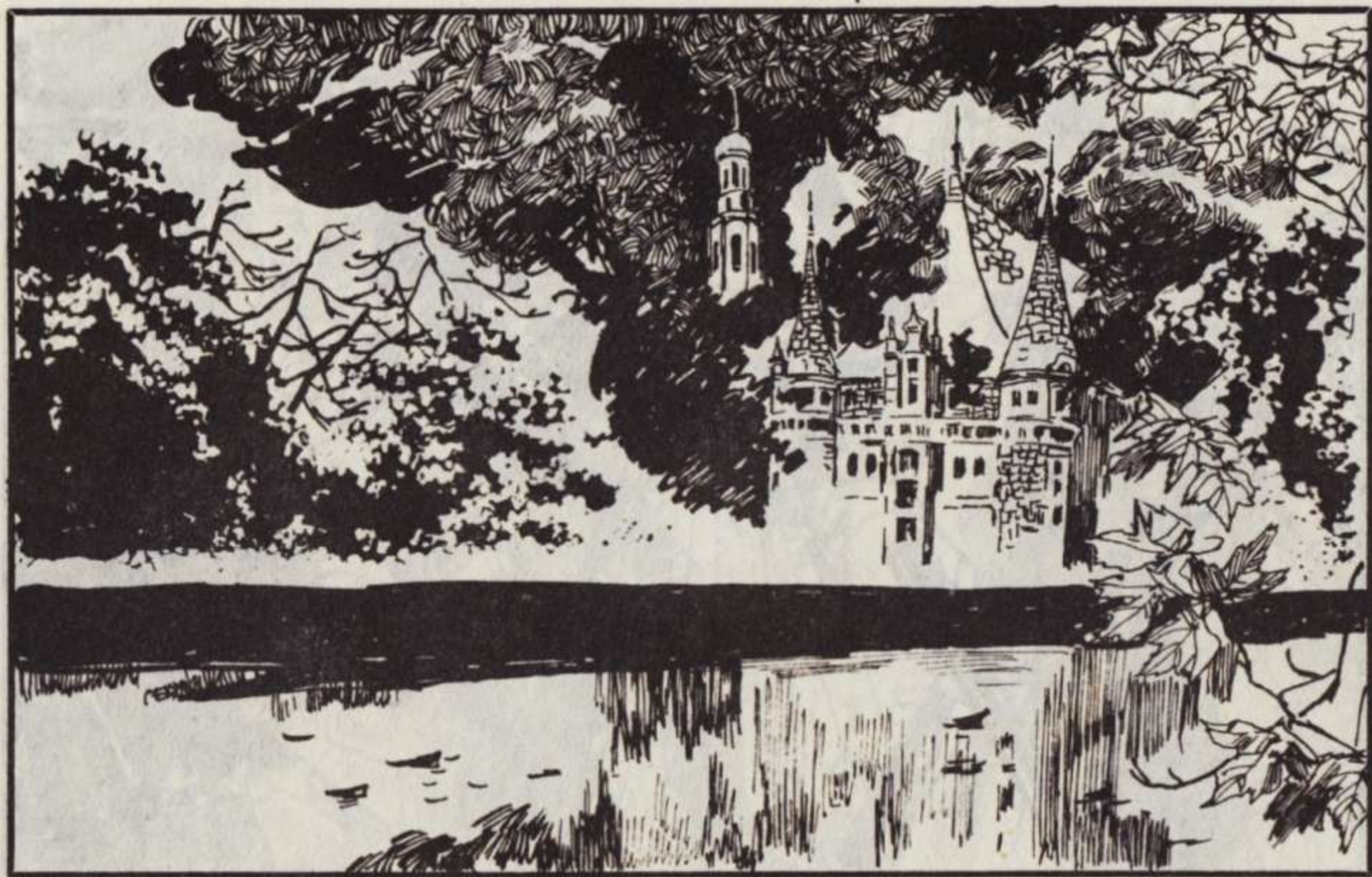
116.可这一诡计并未得逞，起义群众找到他，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巴黎市政厅外的大广场上。



117. 得伐石夫妇率领群众来到广场。“看！”太太叫道，“看这老混蛋。他的背上还系着一把草，哈哈！做得好。现在让他吃草！”她把短刀挟在腋下，拍起掌来，好象正在看戏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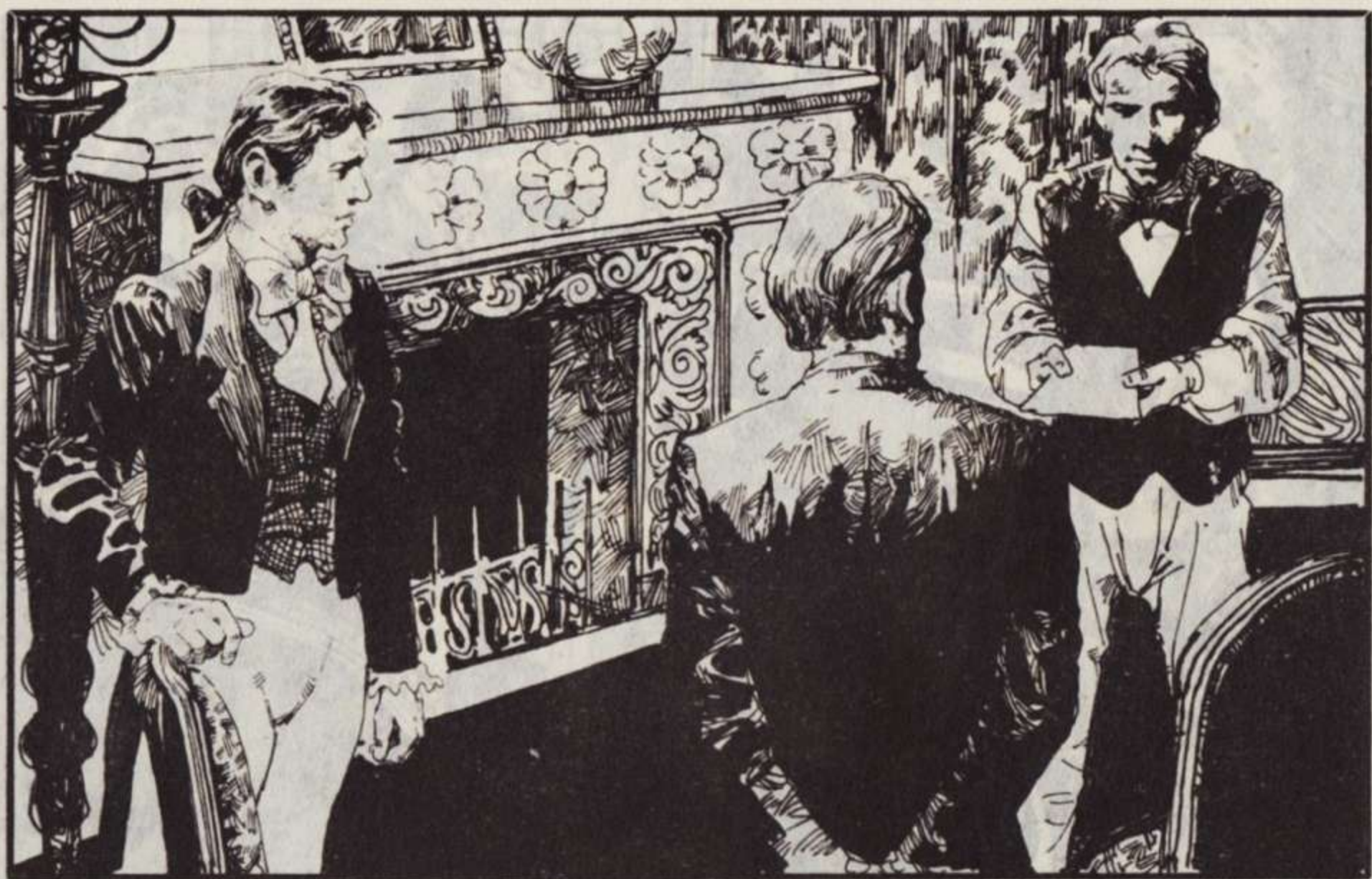
118. 愤怒的群众将孚龙拖上拖下，拉呀，打呀，还将大把大把的青草塞进他的嘴里，最后，这个人民的敌人终于被活活吊死在街角的路灯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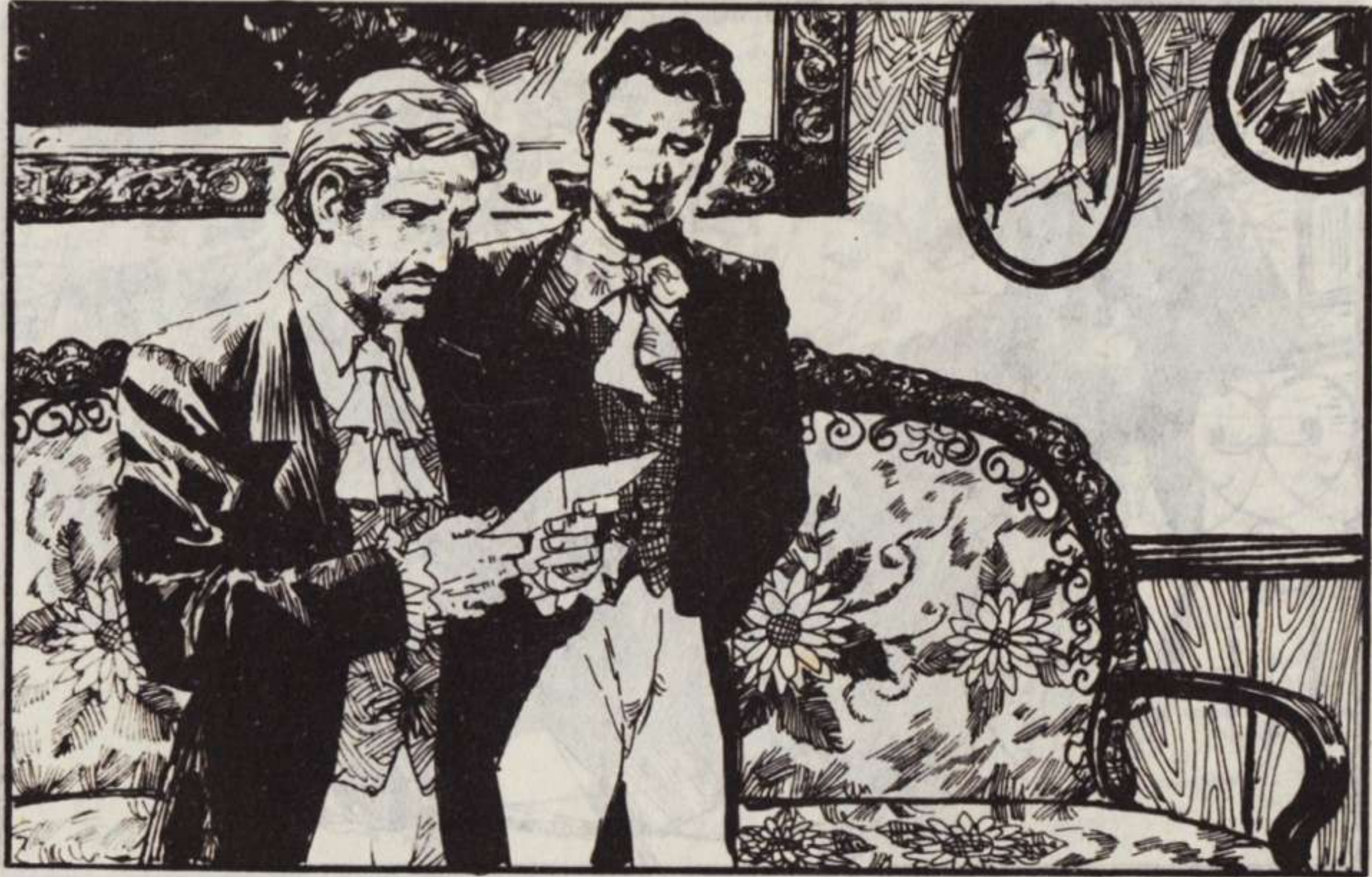
119.不久，革命的烽火从城市燃烧到乡村。一个个贵族城堡被摧毁，一个个王公贵族被送上断头台。厄弗里蒙地侯爵的别墅也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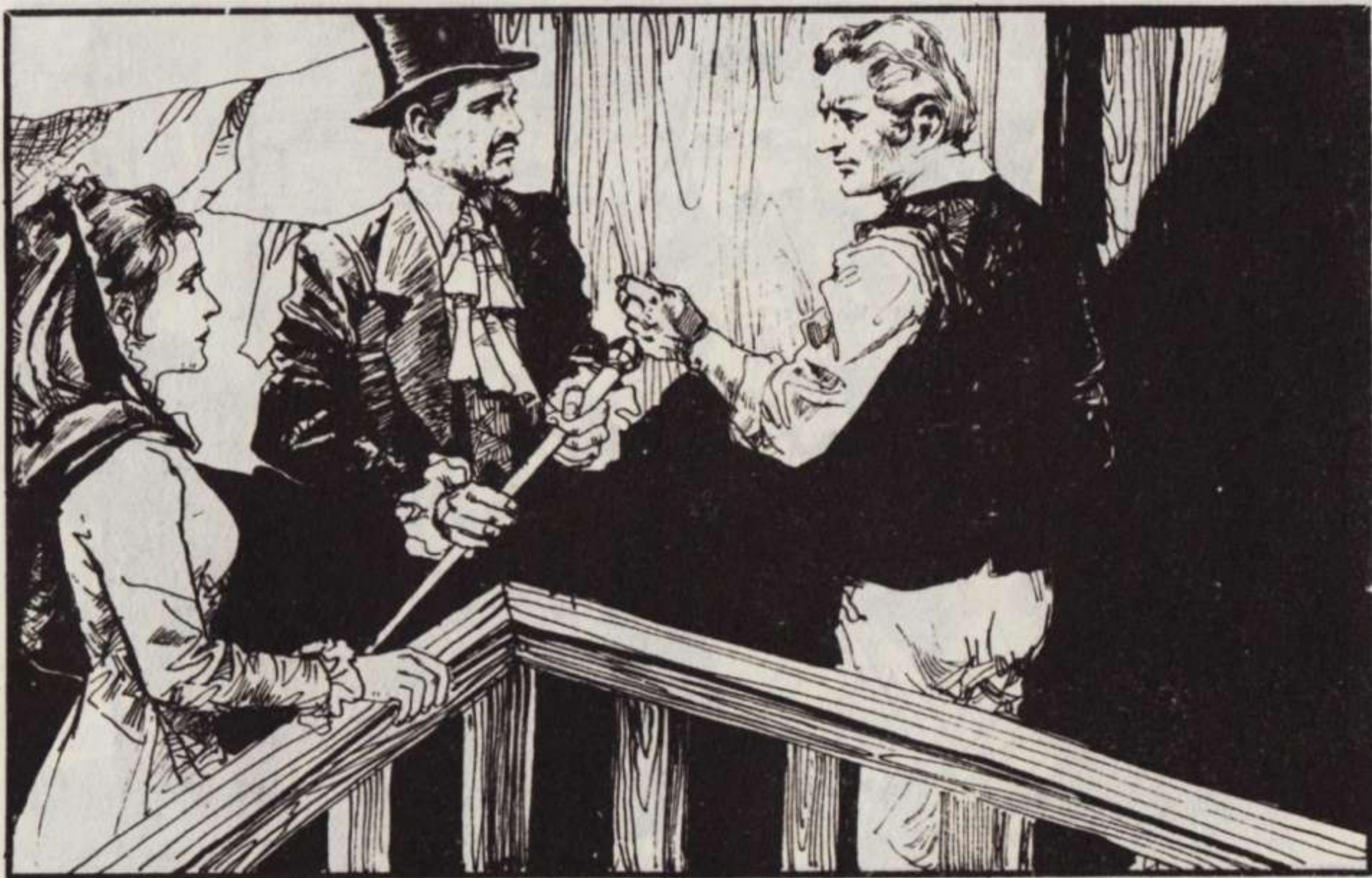
120. 那些来得及逃亡的贵族都纷纷离开法国逃往英国。大名鼎鼎的伦敦台尔生银行一时成了法国流亡贵族的大本营和集会场所。劳雷先生经常能在这些人中打听到一些有关法国的情况，并把这些消息带给梅尼特医生。



121. 一七九二年八月的一天，代尔那到银行看望劳雷。他听说劳雷即将奉命去巴黎处理银行业务，便竭力加以劝阻。但劳雷执意要去。这时，有人进来，递给劳雷一封信，问他是否知道收信人的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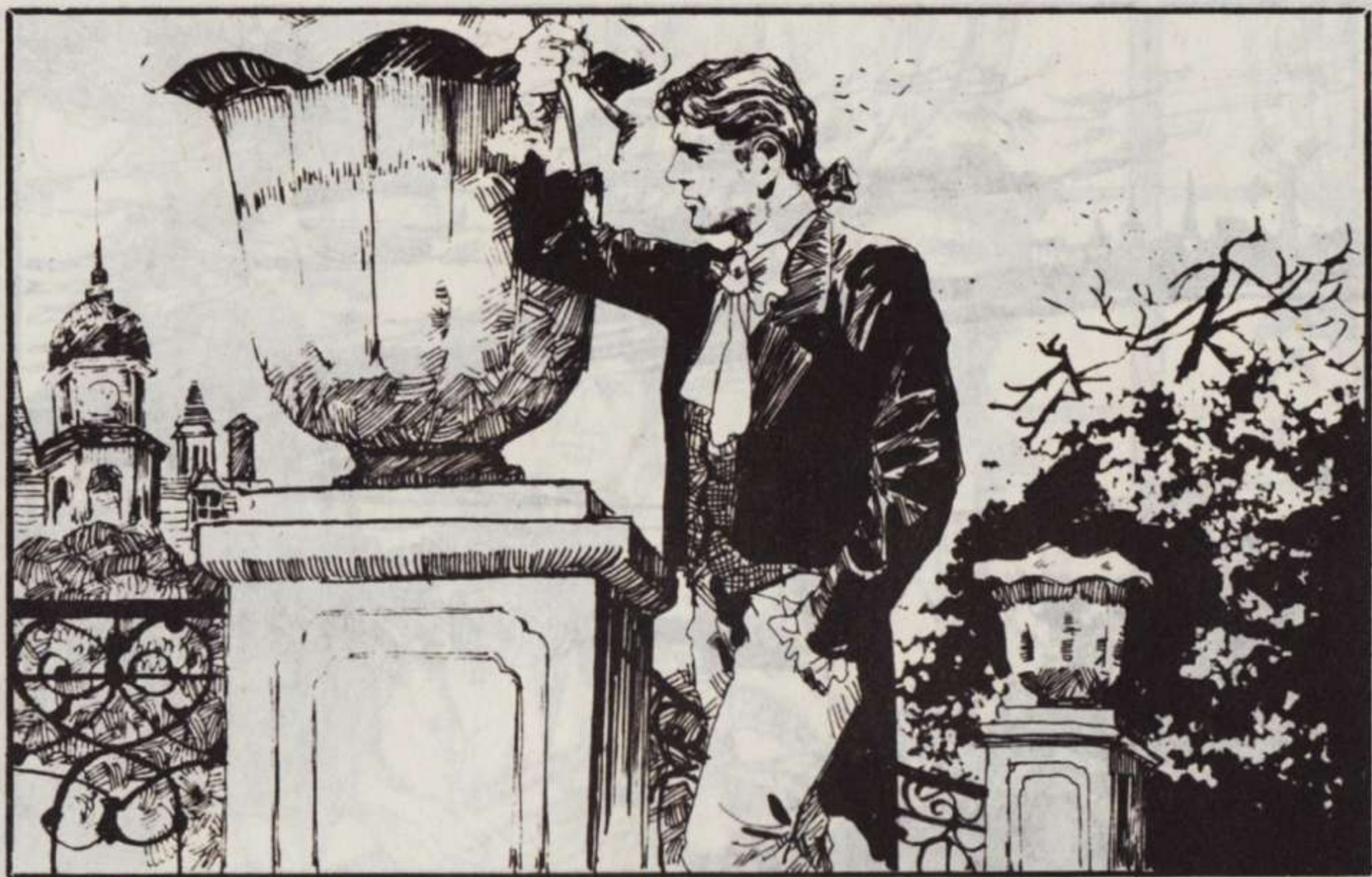
122. 代尔那在旁边瞟了一眼信封，“英国伦敦台尔生银行转交原法国侯爵厄弗里蒙地先生”一行大字映入他的眼帘，他不禁吃了一惊：这信不正是寄给他的吗？



10. 这时，劳雷和路西来到这里。得伐石仔细地问明情况后，便带着他们穿过酒店，走上一个破旧的阁楼，在一间储藏室门口停下。他一边开门，一边告诉劳雷说医生已经神志昏迷，精神错乱了。



124. 他接过信，告别劳雷来到一个偏僻地方，打开信读了起来。信发自巴黎，寄信人是侯爵家的总管盖白勒先生，信中诉说他被平民逮捕关进了监狱，恳请代尔那到巴黎去搭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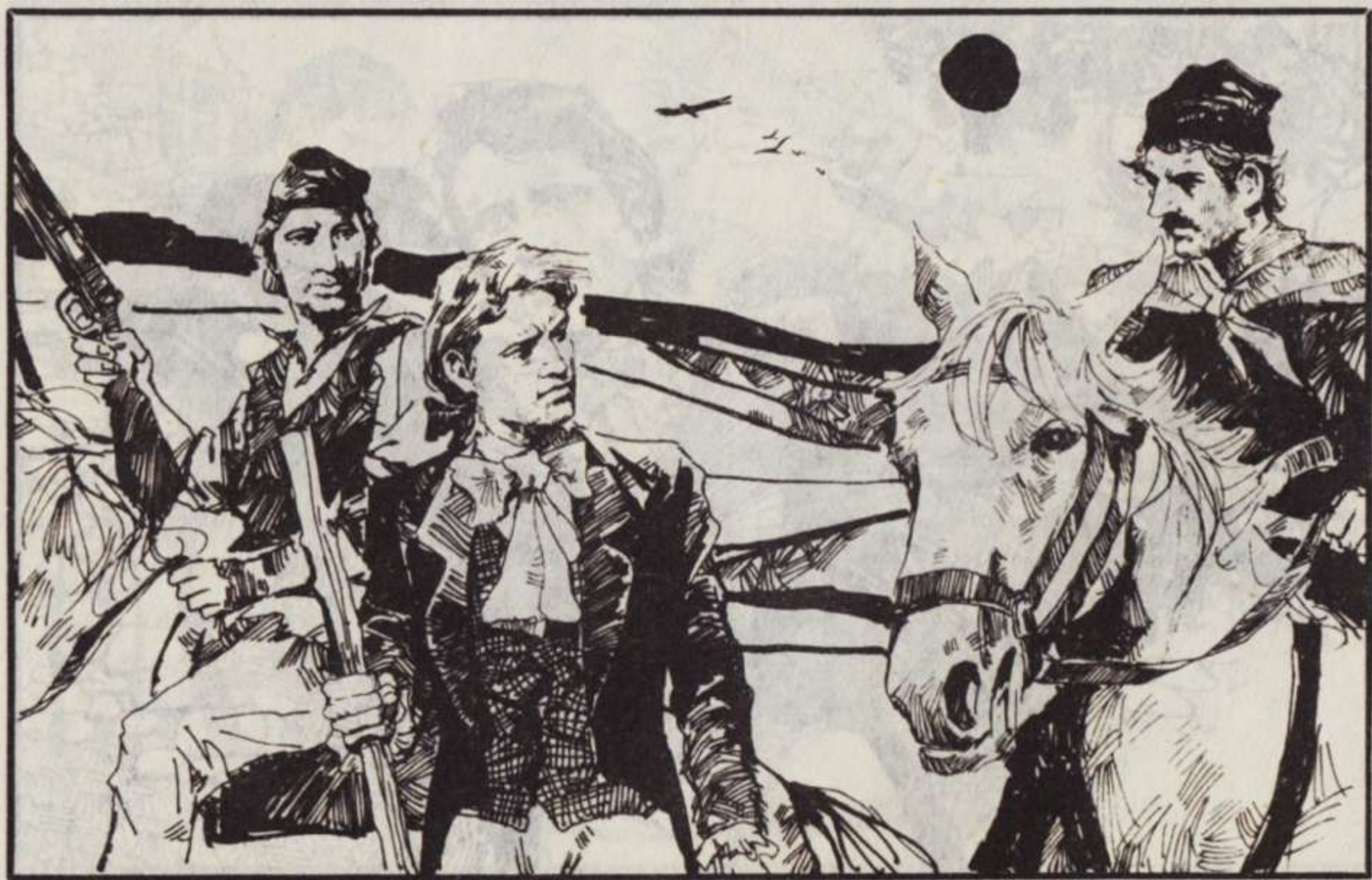
125. 代尔那被这信弄得心烦意乱。他想，盖白勒是个忠实仆人，只因忠于我的家族才获罪，他是无罪的，不该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一种正义感和责任心在代尔那胸中油然而生，他决定亲赴巴黎，帮助盖白勒获释。



126.他又想，自己早已放弃了贵族特权和所有财产，而且从未压迫和勒索过任何人，不仅如此，他还命令总管免掉农民的租税。这一切都对得起农民。所以他觉得去巴黎不会有危险。



127. 他最后决定，不把他要走的消息告诉路西和她的父亲，以减少他们的不安。他雇来一辆马车，直驶杜佛，从那儿渡海去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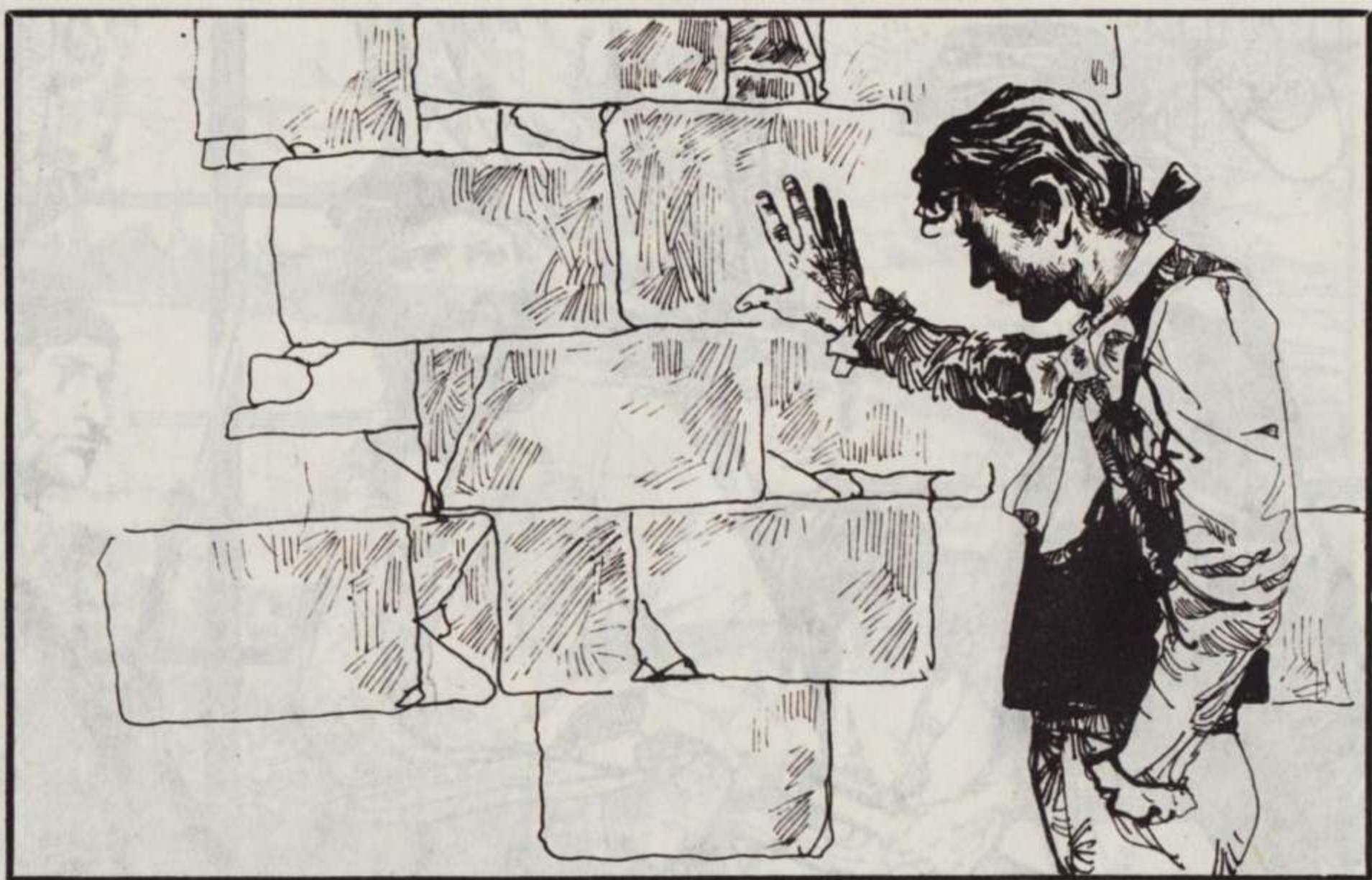
从 128. 一进入法国土地,代尔那就意识到自己象一只笼中的鸟,完全失去了自由。在路上,他一天就有二十次被阻拦、被盘查。后来,完全被当作逃亡贵族而受到拘留,由一些戴着红小帽的武装平民押往巴黎。



129. 在巴黎城外的城防指挥部里，一个粗犷的军官对他宣布：“流亡者厄弗里蒙地，现在要把你寄押在拉逢斯监狱里。”代尔那惊叫起来：“根据什么法律？我犯了什么罪？”军官面带冷笑地说：“按照我们的新法律。”



130.拉逢斯监狱黑暗、肮脏、充满恶臭。革命后，这里关押着大批贵族。代尔那被带进一间潮湿的单人牢房。现在，他不能不承认自己不该冒险作这次旅行了。



131.他在牢房里不停地徘徊，非常痛苦。“五步长，四步半宽……”他脑海里浮现出梅尼特医生在巴士底狱里生活的幻影，“现在一切全完了，就象我的岳父所遭受过的一样。”他神情恍惚地自语道。



132. 代尔那临行前留下的信，当天就被路茜发现了。梅尼特医生焦急万分，他深知代尔那此去凶多吉少。他想：我亲爱的女儿曾帮助我复活，现在我应该帮助她最亲爱的人复活，我应该不惜一切去挽救代尔那的生命。



133. 他带着路茜母女匆匆来到法国。他先找到已在法国的劳雷，把路茜母女交给他照看，然后就亲自四出奔走，打听代尔那的下落。由于他曾经是巴士底狱的囚犯，所以深得巴黎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不多久，便打听到代尔那的下落。



134. 他把探听到的情况告诉劳雷。劳雷了解拉逢斯监狱的底细，知道不妙。而梅尼特却很有信心，他说：“在这城里我曾有过一段动人的生活，凡是知道我在巴士底狱做过囚犯的爱国者，都会帮助我让查理脱出一切危险的。”



135. 这天,梅尼特出去活动,路茜和劳雷一直在等待着消息,直到第二天中午仍杳无音讯。正当他们开始感到焦虑不安时,突然从门外闯进一男一女两个全副武装的人。



136. “你还认识我吗？”那位男的问劳雷。“你好象是酒店老板得伐石先生。”劳雷激动地说，“你从梅尼特医生那儿来吗？”“是的。”得伐石回答，递给劳雷一张纸条，“这是梅尼特医生要我带给你的。”



137. 劳雷打开纸条，上面有医生写的几行字：“查理平安无事，但我暂时不能离开此地。”路茜在一边听到丈夫平安的消息喜不自胜，她感激地握住得伐石太太的手，拿起来亲吻，但后者却毫无反应。



138. 停了一会，得伐石太太用织针指着小路茜，问道：“这是你的孩子吗？”“是的，太太。”路茜回答。“行啦，我的丈夫，”得伐石太太说，“我们可以走了。”



139 路茜感到她那种阴沉的态度包含着威胁，便向她恳求道：“你能对我丈夫行行好，不伤害他吗？我以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名义，求你可怜可怜我，帮助我无辜的丈夫吧！”



140. “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苦恼对于我们算得了一回事吗？”得伐石太太冷冷地说，“曾经有谁关心过我们的丈夫和孩子呢？我已经看惯了丈夫和父亲被关进监狱，母亲和孩子在贫穷、饥饿中受折磨的惨状了。”说完，她拉着丈夫转身离去。



141. 梅尼特到拉逢斯监狱去了四天后才回来。他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秘密法庭，犯人们被一串串地带到法庭，由它匆匆判定是推出去宰杀还是释放。四天中，有一千一百多名各种年纪的男女囚犯被送上断头台。



142.他对法庭声称自己过去是巴士底狱的囚犯，得伐石为他作了证。梅尼特要求立即释放代尔那，遭到法庭拒绝。但法庭答应保证代尔那的安全，不予处死。梅尼特留在那儿看守代尔那，直到人们冷静下来，危险过去了，他才离开。



143.从监狱回来后，梅尼特继续在城里四处奔波，他很精明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很快就成了三个监狱的医务视察员。这样，他每星期都能见到代尔那，并把他的消息带给路茜。



144.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雅各宾党人执政后，国王受审并被处死；黑旗在圣母院的高塔上飘动着；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人；被称为“格洛提姑娘”的断头台经常砍掉贵族和嫌疑犯的头；囚犯们在烈日下成排成队地走向刑场。



145. 可是医生却仍然坚信自己的力量，他坚定地出入于所有这些恐怖の場合，从不怀疑他最终会把路茜的丈夫救出来。



146. 一年零三个月过去了。对路茜来说，这段日子是难熬的。但她始终忠于自己的职责，她照料着父亲和女儿，象在伦敦时一样，她按规定的时教小路茜读书，好象他们都平安无事地待在英国的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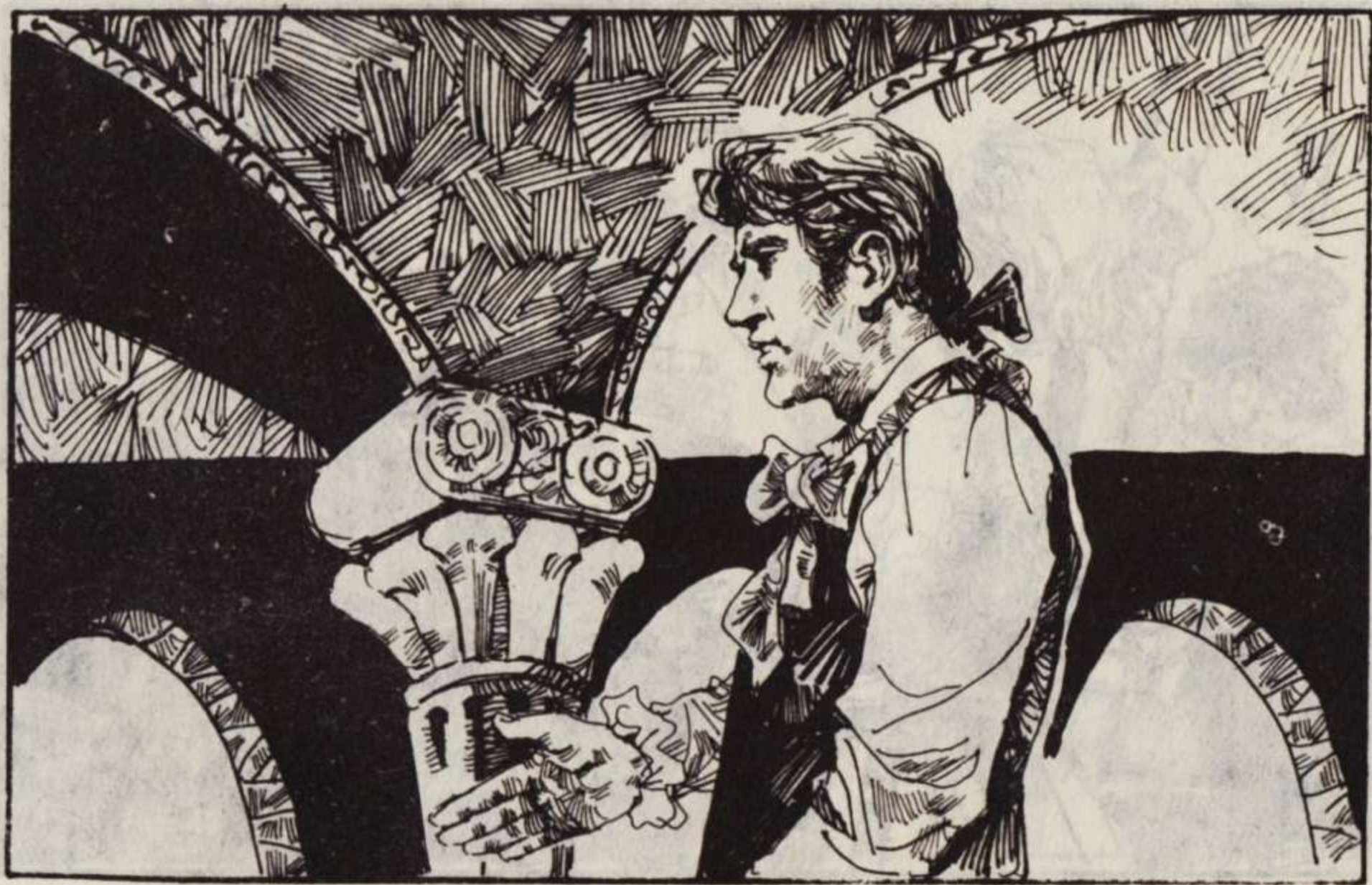
147. 每当她对代尔那的命运表示担心和焦虑的时候，梅尼特总是坚定地回答：“查理要是发生什么事，我不会不知道，而且我一定能够救他。”她相信父亲的话，因为她知道他在革命者中间已经成了一位受爱戴、受尊敬的人物。



148.果然，在梅尼特的积极活动下，法庭同意公开审讯代尔那了。这天，梅尼特、路西、还有劳雷先生都早早来到法庭，等候释放代尔那的好消息。



149. 革命法庭的审判官们都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四周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对每次审判都从头至尾密切注意，高喊同意或不同意，往往打断法庭的工作。



150. 开庭了，代尔那被控告为逃亡分子，触犯了刚刚颁布的“逃亡法，”应判处死刑。代尔那申辩自己不是逃亡者，因为在大革命前他就亲自放弃了贵族特权和财产。



151. 梅尼特也激动地站出来为女婿辩护，他指出代尔那是为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才来法国的。他的申诉获得良好的效果，法庭上的群众显然都被打动了。他们一致要求法庭释放代尔那。



96. 他们的客人并不多，西得尼·卡尔登算是一位。他虽不是常客，一年只不过来五、六次，但是，无论他什么时候来做客，总会受到主人温暖的欢迎，就连小路茜好象也特别喜欢他。



153. 代尔那费了好大劲才从人群中挤出来,他走到路西茜面前:
“路西茜,我的亲人,我终于平安回来了!”“最亲爱的查理,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是上帝保佑你从危险中解脱出来的。”路西茜激动地说。



154. “我亲爱的，”代尔那说，“我们首先得感谢你父亲，全法国没有一个人能办到你父亲为我办到的事情。”路茜把头靠在父亲胸前。梅尼特医生也很激动：“总算救出来了！”他挽起女儿的胳膊，走出法庭。



155.回到家里，梅尼特如释重负。全家沉浸在欢乐之中。突然，屋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了一下门。



156.门开了，进来四个戴着红帽子的男人，这伙人都佩带着剑和手枪。“我们找公民厄弗里蒙地。”为首的一个大声说。“找我？”代尔那问。“对，现在你又是共和国的敌人了。”说完那四人围住他。



157. 梅尼特惊得呆若木鸡，停了好一会，他才转身问：“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医生公民。”来人回答。“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医生公民，”来说，“他被人告发了。”“告发？是谁告发的？”医生又问。



158. 来人犹豫了一下说：“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好吧，……他是被得伐石夫妇和另外一个人告发的。”“那另一个人是谁？”医生追问。“明天你就知道了。”来人说，就带了代尔那出门去了。



159. 第二天，圣安东尼区法庭开庭审判代尔那。他被指控为共和国的敌人，可恶的贵族，曾用特权迫害平民的暴虐者。法官宣布：控告者有三人：得伐石及其妻子，还有梅尼特医生。



160. 法庭上响起一阵喧哗。梅尼特从座位上站起来，面色苍白：“主审官，我郑重声明，这是不真实的，谁说我曾控告我孩子的丈夫呢？”法官冷冷地说：“梅尼特公民，冷静一点，听下去，别作声。”



161.这时，得伐石从一旁走出来，他先说明了医生被囚禁和释放的经过，然后拿出几张纸片递给法官，说：“这是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我从关押医生的牢房里发现的，我保证，这一定是他亲笔所写。”法官命令：“把它宣读一下！”



162. “我，亚历山大·梅尼特，一个不幸的医生，在巴士底狱写下这伤心的文件。我在这里已经十年了。我用一根生锈的铁钉蘸着血和烟灰写作，我打算把这份东西藏在洞里，希望我死之后，有人会找到它。”

12 1757.



163.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个多云的夜晚，我正在塞纳河边散步。一辆马车从我身后驶来，在我身旁停住。从车里走出两位绅士，我看他们长得很象，猜想他们可能是孪生兄弟。他们问明我的身份后，不由分说地将我拉上马车。”



164. “我被带到郊外的一幢别墅里。上楼后，我发现一个青年妇女在发高烧，神志不清。她长得很美，也很年轻。她的头发蓬松散乱，双手用一块绸子绑着。那块绸布的角上有一个字母E（厄）。



165. “她不停地叫喊着：‘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跟着就数：‘一、二、三……’一直数到十二。然后，又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象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问。‘从昨晚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两兄弟中年长的那个说。



166. “我给那女病人服了一点药，让她睡着。我刚坐下，年长的那个人说：‘还有个病人。’说着将我领进一间堆放干柴的小屋，里面躺着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男孩，他紧咬牙关，右手按着胸口，我一眼就看出他快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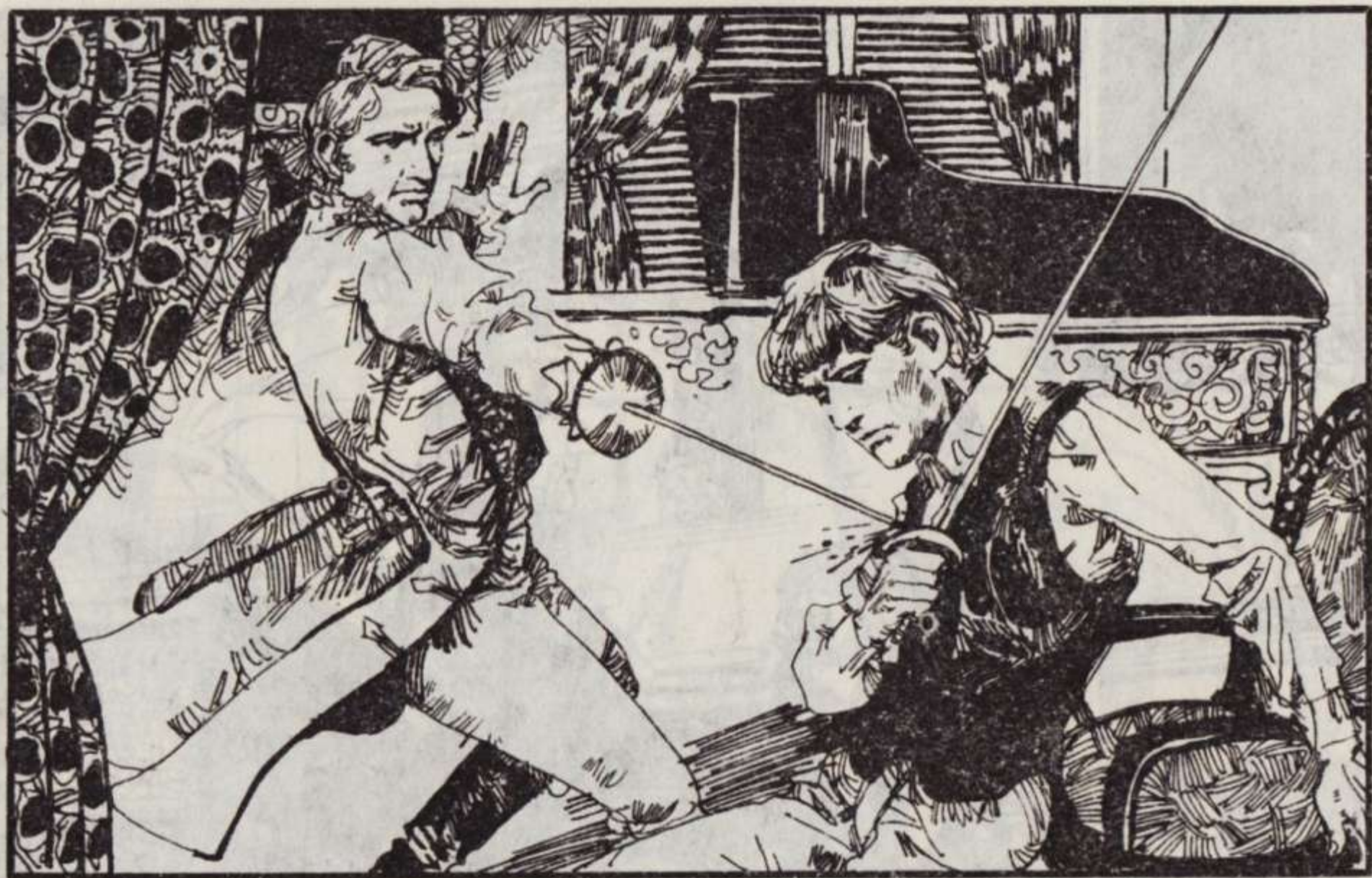
167. “我把他的手从胸口挪开，看见一处剑伤。‘这是怎么造成的?’我问。‘这野小子威胁我兄弟，就倒在我兄弟的剑下。’那年长的冷酷地回答，毫无怜悯之情。”



168. “那少年把头转向我，挣扎着说：‘医生，这些贵族，他们掠夺我们，凌辱我们，鞭打我们，杀戮我们……你看过她了吗？她是我姐姐……’”



169. “我点点头，他又艰难地说下去：‘我姐姐结婚不久，就被这两兄弟的弟弟抢走。他们逼死我的姐夫，我父亲也被他们活活气死。我把我唯一的妹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单身一人来到这里找他们算帐。’”



170. “‘昨天夜里,我拿着剑爬进这家宅子,那个弟弟看见我,先是递给我几个钱,被我拒绝后,就用马鞭抽我,我奋力反抗,结果就是这样。’说完,那少年睁大眼睛,鼓起生命最后的全部力气坐了起来,把脸转向这对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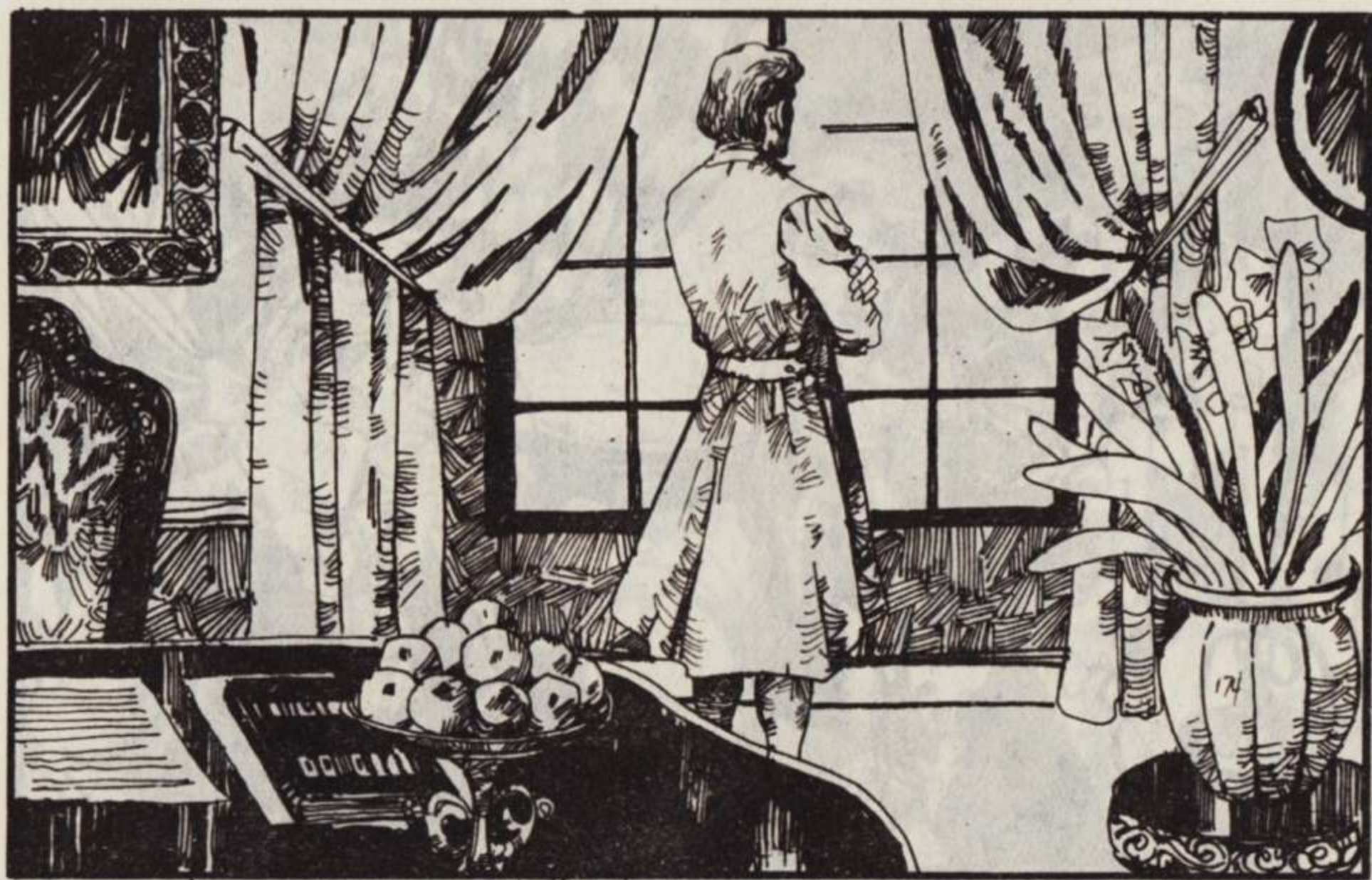
171. “‘侯爵，’他说，‘我警告你们这断子绝孙的家族，你们得为这些罪孽受到报应。我用鲜血对你们划十字架，这是要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偿命的记号。’说完，他倒下死了。”



172. “我又回到那年轻女人那儿，她还在叫喊。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她也会死去。这时，那个年长的把我拉到一边说：‘医生，你还年轻，还要奔你的前程。你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最好不要对外人说。’我未作回答。”



173. “他拿出一袋金币，要我收下。我说：‘请原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收钱。’他们互相看了看。我向他们鞠了一躬，再也没说什么就和他们分手了。”



174. “回家后，我的良心感到不安，便写信向朝廷告发了我所见的一切。我想不出这有什么危险，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把这事告诉别人，就连妻子也没说。”



175. “第二天一大早，有一位年轻的太太来见我，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弟弟。她说，为了儿子小查理的缘故，她想做点好事，想把一些珠宝送给那两个死者的妹妹。可是，我并不知道那个唯一活着的妹妹在什么地方。”



176. “没过几天，我就被人秘密绑架了。他们先把我送到那侯爵兄弟面前，那侯爵取出我写给朝廷的信，当着我的面把它烧掉，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就把我送进这座监狱——我的活坟墓。”



• 177. “这些年来,这些人从未给我送来关于我的妻子的消息。我不知道她的死活。他们毫无人性,上帝决不会饶恕他们。我,梅尼特,控诉这贵族兄弟和他们的子孙,一直到这罪恶家族的最后一代……”



178. 控告信读完，法庭上发出一阵可怕的声音，那是血泪的喊声。法官们表决了，一致同意：名叫代尔那的查理·厄弗里蒙地必须重返监狱，于二十四小时内处死。



179. 路茜眼睁睁地望着士兵们将丈夫拉走，她合掌祈祷着，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代尔那走后，她终于昏倒在她父亲脚下。



180.这时，角落里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一把扶起路茜。这人就是西得尼·卡尔登。他是听到消息后特地从英国赶来的。他把路茜和梅尼特扶上马车，将他们送回家去。



181. 卡尔登离开了医生的寓所，在街上踌躇了一会儿，然后来到得伐石的酒店。他找了个位子坐下，要了点酒。柜台边，得伐石夫妇、还有别的一些人正在说话。



182. 得伐石太太说：“这个家族残暴不仁，早就上了我的名单，我要把他、他的妻子、女儿统统送上断头台。”得伐石不同意，他说：“总得有个范围、界线。医生所受的痛苦太大了。”



183. “哼，”得伐石太太说：“我希望他们都死光！要知道，我就是医生提到的那个小妹妹，那个死在贵族剑下的少年是我的哥哥，他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难道我不该报这个仇吗？”



184. 听到这里，卡尔登知道情况紧急，梅尼特一家随时都可能遭到危险。怎样才能救出代尔那呢？一个计划在他脑海里形成：利用自己与代尔那容貌相似的特点，混入监狱，代替代尔那上断头台。他匆匆离开了酒店。



185. 他找到劳雷，把在酒店听到的情况告诉他，他要劳雷迅速准备好马车，第二天一早便带着梅尼特全家离开法国，他还将自己的证件交给劳雷，嘱咐劳雷替他保留一个座位，说只要发现这个座位有人，就必须立即动身。



186.告别劳雷后，他到一家药铺买了一包麻醉药揣在怀中，
然后向拉逢斯监狱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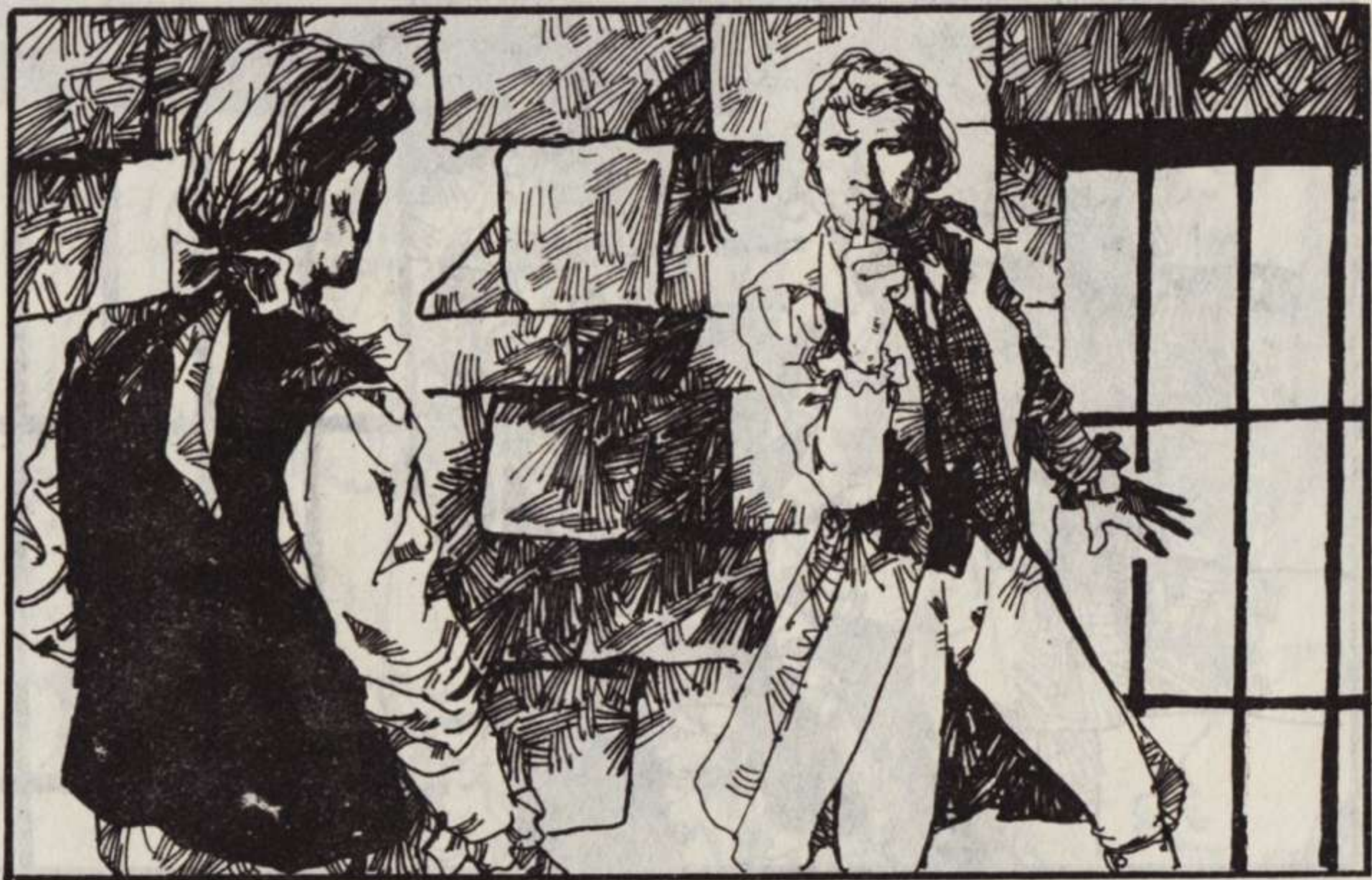
187. 在监狱门口，他找到看守监狱的密探巴尔塞。此人曾是英国间谍，又为法国专制王权卖过力，他害怕被卡尔登告发，只得同意帮助，让他进入监狱替换代尔那。



188.此时，代尔那正在单人牢房里等待死神的来临。他知道他非死不可。这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他的族人以及其他贵族对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犯下了无数罪行。想到这一点，他便冷静下来。



189. 他给路茜写了信，感谢她的父亲在知道他的身份后还克制感情，使他获得幸福；他又写信给医生，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嘱托他照管。做完这一些，他平静地等候黎明的到来。



190.突然牢门开了，西得尼·卡尔登走了进来，他唇角带着微笑，竖起一个食指，示意代尔那不要作声。他的表情那样奇特，以至于代尔那一时误以为自己见了鬼。“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这里见到我吧？”卡尔登说。



191. 代尔那急切地问：“你也成了犯人？”“不，”卡尔登说，“是你的妻子要我来的。请把你的靴子脱下来，换上我的！”“你发疯了，卡尔登？”代尔那向后退着，说，“这地方是逃不出去的，你是要同我一块死么？”



192. “我并不是要你逃跑。”卡尔登说着，从怀里掏出麻药，出其不意地按在代尔那的嘴上。几秒钟后，代尔那倒下了。卡尔登迅速脱下他的衣服与自己对换。



193.然后，他低声唤密探进来，命令他将不省人事的代尔那扶出监狱，交给台尔生银行的劳雷先生。作完这一切，他细心地静听着。一切平静，他才舒了口气。



194. 过了一个钟点，监狱里发出一片响声，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看守往里看了看，喝道：“跟我走！厄弗里蒙地。”卡尔登平静地走出牢房，来到一间很大的屋子，那儿挤满了即将押赴刑场的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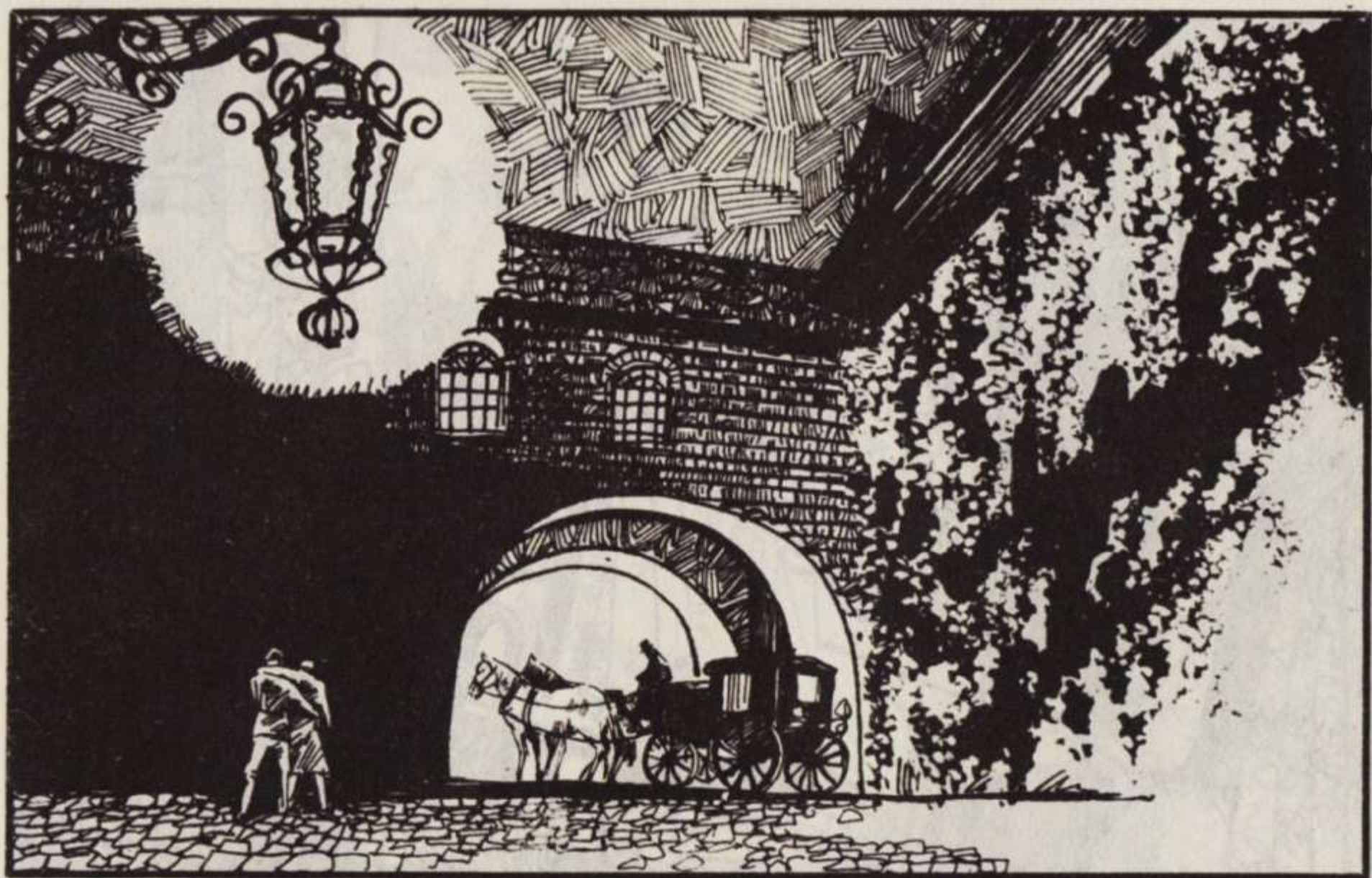
195. 有位年轻姑娘走到他身边。“厄弗里蒙地公民，”她说，“我是个贫穷的小裁缝，曾经见过你。”“不错，可我忘了你犯的是什么罪了。”他含糊地回答。“搞阴谋。可上帝知道我是无罪的，谁会同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弱女子一起搞阴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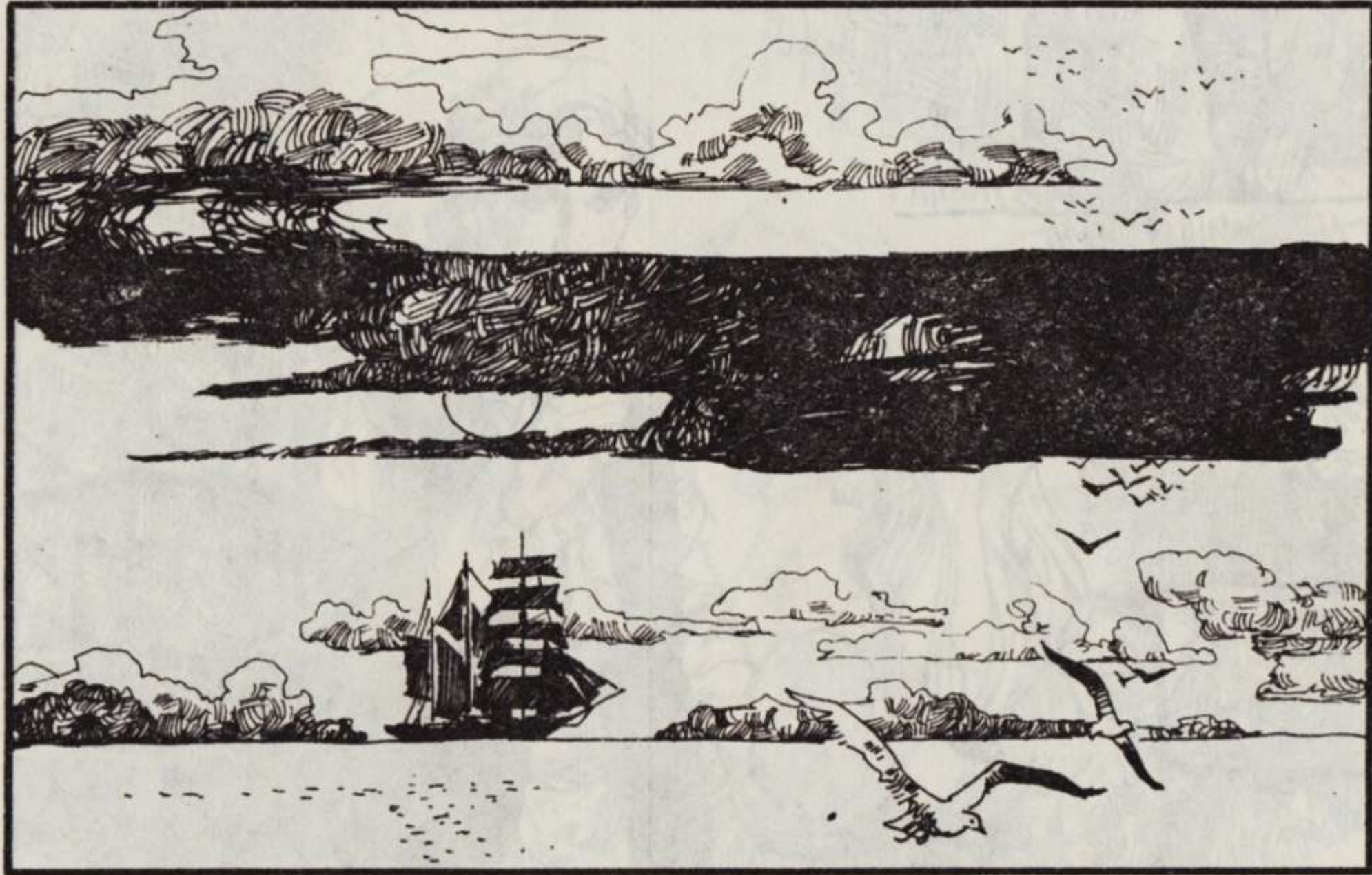
196.她说话时那副惨淡的笑容,使卡尔登见了不禁潸然泪下。“我并不怕死,”她又说,“因为我没做错事,如果我的死有利于要为穷人做好事的共和国,我很愿意死。但象我这样一个可怜而脆弱的人死了又有有什么用呢?”



197.突然，她流露出怀疑和惊讶的神情问道：“你是？你为他去死吗？”“嘘！是的。也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噢，请让我握住你的手，勇敢的人！”卡尔登紧握住她的双手，那小姑娘仿佛得到了巨大的力量。



198. 此刻，劳雷先生遵照卡尔登的嘱托，备好马车，说服梅尼特父女上了车，只等卡尔登一到便好出发。凌晨二点钟，他见有人送来一个昏迷不醒的青年，以为就是卡尔登，便吩咐马车向边境疾驰。



199. 马车顺利通过一道道关卡，到达海边。从这里，他们登上轮船，平安地离开这片充满血腥气的土地，回到伦敦。



200. 当劳雷先生的马车离开巴黎时，得伐石太太佩上短刀手枪，赶到了梅尼特家。刚到门口，她便大吃一惊。只见房门洞开，里面一片凌乱，好象才匆忙打点过行装。



201.她急忙冲进屋里，正好与路茜的女仆打了个照面。她厉声问道：“厄弗里蒙地的妻子呢？她在哪里？”路茜的女仆是英国人，听不懂法国话，她见来人气势汹汹，便也怒目而视，以眼还眼。



202. 于是，两个女人就象聋子对哑巴似地争论起来。路茜的女仆是梅尼特家的忠实朋友，而得伐石太太则是这家人的死敌。两人先是唇枪舌剑，不久便扭打起来。



203.扭打中，女仆无意间碰到得伐石太太的手枪扳机。“砰”的一声轰响，随着一道火光，得伐石太太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躺在地上死了。



204. 与此同时，六辆囚车载着五十二个死囚来到断头台前。卡尔登——假冒的第二十三号死囚厄弗里蒙地，从容地走下囚车，那女裁缝紧跟在他身后。



205. 女裁缝望着卡尔登的脸说：“要不是有你，亲爱的陌生人，我不会这么平静，我觉得你是上帝给我派来的。”“你是上帝给我派来的。”卡尔登说，“你的眼睛别离开我，亲爱的，不要想别的，不要怕。”



206.她吻着他，他也吻着她，他们庄严地互相祝福。她在他前面去了，当他放开手的时候，她那只小手没有颤抖，下一个便轮到了他。



207.站在断头台上,卡尔登思绪万千,他仿佛看见路茜小姐,看见她的亲人,她们正幸福宁静地生活在他的故乡英格兰;他仿佛听见她们经常提起他,把他的名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208.他的想象继续驰骋：他仿佛看到，这罪恶的时代将自行消灭。他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远比我曾经作过的任何事情都好，我现在所要去的地方，比我曾经知道的地方都更好、更好。”



世界文学名著 (连环画)

第七册

出版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武林路 125号)

发行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者：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上海市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875

印数：55,001-188,000

统一书号：7156·13

ISBN 7-5340-0006-8/G·7

198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 价：3.44元



连盟制作 谢绝转载